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元符三年庚辰

公年六十五是年正月大赦天下九日哲宗崩年二十

氏爲元符皇后章惇爲山陵使二月立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大赦天下改劉門下侍郎黃履尚書右丞四月韓忠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敘復元祐臣寮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官觀蘇軾轍劉安世徙康岳衡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晁補之張耒劉唐老並與知州差遣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遣鄭俠任便居住詔求直言用鄒浩陳瓘任伯雨龔夬張廷堅陳祐爲臺諫官瓘首上書論國是命取編類臣僚章疏入內焚之監司分部決獄應元符二年已前官過召悉蠲之庶敘求等應詔上書遷秩皇長子生大赦天下五月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斥赫隨劉友端等任伯雨陳瓘龔夬交論蔡卞姦惡罪浮於惇逐去之從韓忠彥言元祐臣僚生者蒙恩宜甄死者詔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文仲武仲斌勸盛陶趙高孫覺杜純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凡生前官爵致仕遺表恩澤皆追還之獨華蓋比舊猶降一官特許歸葬錄其子孫陳瓘力攻二惇二蔡論起同文館獄罪貶邢恕均州安悼蹇序辰除名放歸七月丙寅朔皇太后歸政赦天下

月一日記養黃中

本集記養黃中云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戊辰朔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戌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壁養黃中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雍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論於海南安得此慶耶

開卷是月戊寅寅中有戌丙戌生寅而納戌合三辰為四土而中氣備矣七日聞黃河已復北流公言始驗作詩

書海南墨

本集書海南墨云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何遠春浩紀聞云東坡先生在

擔耳令潘衡所造墨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十二日天門冬酒熟

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作詩十五日憶戊寅元夜過出獨守舍事念過與婦皆

篤孝作和韻詩飲黎威家五色雀集於庭舉酒祝之記事本集書羅浮五色雀以絳羽為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講

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

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

家又集庭下錦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祝之汝若為余來者當再集也已

而果并作詩五色雀詩敘與前所記間有同異而言書集於城南所居然於此餘過和五色雀詩斜川集五色雀和大人韻云神雀來何從飛鳴白為

詳後註

符南遷不見鵬屢集升平鳥翩然自靈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  
與娛瓜田豈故侯環堵真前橋雖知非天窮嶮阻始切膚海南夷僚窟窟安得  
此異雖似爲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隱凡人嗒焉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  
華返舊都詩過和詩北歸之兆已見氣機動矣神雀再集似非無因而至  
者今據定公詩爲寄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  
元符三年正月作立不墜門戶千萬畱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

至之京致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二月題過所畫枯木竹石諸  
七中詩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寺王明軍塵錄云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

言者同一人輪至傳旨宣召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

惟不設頂上以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

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

侍莫知其數弗敢仰視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烟

霧寒不可忍俛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

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

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賜資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登小

輿而出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十一日記劉攽戲王安石語本集書

復如癡也謂此叔黨執事附載於此戲介甫云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解

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蘆食何也貢父

日本草生蘆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蘆

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

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作安期生詩雖有

恩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海上如瓜瓞可闢不可達句似非海外作也安期生事跡在廣州蒲澗公已

至蒲澗題二詩有不向安期覓瓞瓜句廣州已屬海上不必渡海始云海上

且瓞南無安期生故蹟也施註原編此詩瓊儋道中查註合註皆仍其舊一

無引證考樂城集和韻送渡海詩有路逢安期生一笑下萬祀句與乘桴浮

海並用乃取以作收煞耳非於海外實有所指也今以詩與敘乃詠古不可

作必非道中所為若改置蒲澗亦以詩無游跡或恐有誤以詠古無處不可

作也故附於海

外之卷末云 **及答海上翁詩二十日黎子雲來見記唐允從論青苗語**

記唐允從論青苗云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

日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因我於官有益乎子雲

答曰官惠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贖口不能

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

欲齊之平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

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百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

耶紀年錄是年二月二

**公聞哲宗遺制成服**

後和秋咸見贈自述云才疎正

類孔文舉凝絕還同願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又自註云

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竊窺公意緣無以著其悲痛故特見於此耳曰才

疏曰癡絕曰泣血曰七年道其君臣之義已盡此即哲宗挽詞也王施註皆

不知論此查註因殿西廊之自註而考延和殿之沿革合註又考七年出入

之分合及供奉之來歷於詩旨終屬闕如今爲之摘載於此庶幾公之心也

三月清明日閣過誦書聲追懷宮師

之遺意和陶淵明郭主簿詩紀年錄是年三月清明日閣過誦書聲和淵明

戊寅合註仍之今寄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

從紀年錄改編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莫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

請苦痛之極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強自遣也劉沔編錄公

詩文二十卷以正報書本集與劉沔書云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

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

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擬拾編綴

畧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

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

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智而不可得

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

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葛延之渡海來

此又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惠恩不宣葛延之渡海來

游公誨以作文法公誨以作文法事詳本卷贈龜冠題下查註聞何述傳

上賓書誘本集書誘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

誘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

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  
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爾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  
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閒而身官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  
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謫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

虛語  
**二十一 日 姜唐佐辭公還書柳宗元二詩贈別**  
本集書別姜君云元符  
爾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  
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自遣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爾二十一日書復書

**聯句以勉其行**  
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  
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  
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  
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

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  
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  
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月長

**二十二 日 書柳宗元牛賦并為**  
跋以遺道贊使告瓊人戒殺  
木集書柳子厚牛賦後云嶺外俗皆恬殺牛而  
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

不順為儻相向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  
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  
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聞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  
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木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

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燦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椰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賢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朱子題跋牛賦云東坡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謂李端叔嘗謂公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又謂公書乃其子邁所作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皆有過人處由是論之當日出之蘇氏者已難辨別况又益以習偽者乎大率瓊南手跡宣和間皆不蹕而走至朱子時已閱九十餘年故審定

**四月得秦觀書**本集與秦太虛

尤難也以紀年錄考之跋於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書云近累得書教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欬友伏閣妙跡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謂少游自處州徙郴州又編管橫州其自橫徙雷據宋史戴元符元年九月雷儋近便年半不通一問此必無之事也大率少訪王游以是年三四月始到雷其前非史傳闕畧卽有待質之事未成行也

**至黎子雲家却中遇雨假筵而**

**行**輿地廣記云黎子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蘇軾嘗造訪或爲  
**筵圖作贊**張端義費耳錄云東坡在黎子雲家一日遇雨借筵而歸人  
**過楊道士息軒作詩**此詩王註施註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

漁隱叢話名勝志收入續採詩中今改編入集



日作五君子說

本集五君子說云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繅者而絲亦劫繼既畢蛹亦煮熟如啖蛆蟻甕中之液味兼鹽蛹投以刺瓜蘆朮以爲齋脂久而助醞醞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餅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

此五君子者真可相與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公所作書傳

成題易書傳論語說

本集題書易傳論語說云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其妙意所以不陸者特以人傳人爾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猶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論語書傳凡十三卷考與鄭請老書則成

李彥威來見贈詩五月葛延之親製龜冠以獻遂辭公遺作龜於此時也

冠詩贈別

總龜諸書收入續採詩中延之乃立方韻語陽秋及梁溪漫志詩話上劉沔何述王公輔黎子雲各條及補編楊道士息軒葛

爲父求傳答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聞宅侍安延之龜冠二詩皆無年月可考故附載於內遷之前云

負心事未死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

公謂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問千萬節哀自重

曰吾嘗侍汝決不爲海外人今當寫吾平生所作賦以卜之

消曲舊聞云東坡在僑耳謂子

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遠中州氣象乃條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吳復古再渡海報公內遷本集與秦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會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歸溫公出子公追復乃五月事曾布拜右僕射乃十月事子野所述乃傳聞之詞耳

由循州所贈諸什以示公樂城集循州雨中招吳子野先生詩云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

煎蜜餉桃康又答吳子野和二絕云三閩湖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憤從李叟游都市久伴藍翁醉盡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畱恨與嵇康自註云子野昔與李士寧縱游京師與藍喬同寓會魯公家甚久

爲和二詩并贈真一酒歌

欣然有歸白鶴峯意和陶淵明始經曲阿詩至是和陶集成集其總目與詩

多寡互異與子由詩敘之數尤矛盾且公既以和陶別爲一集而歸去來辭亦繫集後不入全集則查註補編之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亦必繫之集

後考王註和陶類此二詩並在其中是施註以其題複刪去明矣邵註刪歸去來辭之外共一百二十二首翁註考施註邵註詩數之分合及歸去來辭

有無並未註明孰爲得失又其所考詩數與查註所考詩數不符蓋其詩分合互異故其數亦多寡不同也今皆置弗論至查註所編和陶諸詩之外增

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又集歸去來字十首自云共一百三十三首歸去來辭不與合註從誤以考查所編詩數歸去來辭不與當云一百三十四

案

首故也詩所編和陶詩一百二十二首又補入和劉柴桑東方士十二首實  
共一百二十四首凡此皆公和陶集之作不得以施編查補翁今自揚州  
至儋州丁丑冬杪止如子由詩敘之數共編二百九首又自戊寅起至是年  
庚辰止共編一十五首總計仍一百二十四首也其餘歸去來辭改載入案  
集歸去來字詩又嘗以淵明歸去來辭字集爲詩計得十篇因號曰歸去來  
別列不在數內

**集字並以繫焉**合註云金石粹編東坡集歸去來六首行書石刻一命駕二  
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此則非嶺海所作但又缺四首豈後續爲之併作  
十首耶謂六首石刻向屢見之雖精采全失而規模尚在信公熙豐間一  
路手蹟考元豐四年辛酉公在齊安次年築雪堂蓋義夫來游公約淵明歸  
去來語爲哨遍詞又作小楷一本寄朱康叔自謂字字皆非斜入由此觀之  
公致力於斯文甚久此六首爲黃州作信不謬矣又據晚香堂石刻有小楷  
書三種其一曰歸去來詞後書詞署款曰軾其二曰予喜淵明歸去來詞因  
集字爲十詩後書詩署款曰子瞻其三曰取歸去來詞稍歸隱括以就聲律  
釋束之暇扣筑而歌不亦樂乎後書詞及右調哨遍四字署款曰東坡居士  
以上三種皆一氣書下雖傳德不一而行次精整丰神猶有存者亦出公手  
無疑但其後又有大字總款曰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一紙於長興舟中元  
祐四年八月六日東坡居士此則不可信矣公以是年六月杪再過湖州作  
後六容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本集杭州任劄狀具在公未嘗再出也石刻  
本往往增損移易小變原樣以炫已木不同翻刻既多無從辨其涇渭又有  
從他處鈎取年月題跋以實之者今此刻年月既不足信則此四首卽未能

定爲元祐以前作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於此考王註本獨和陶未嘗分類此十詩已附其中尚存公之遺意是則海外事也今用其例仍以此十詩終之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撤業開公志林未成今志林傳本雜取本集題記益以他事不知出自誰手也

**秦觀報公徙廉鄰里皆集許珏願載以往遂定石排渡海作秦觀書**本集與秦太虛

書云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范之賢不惟喜公得婿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下不已今子想大成曾奇所作來否文潛

无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廉州若得安居取小于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開時秦少游已放還故未有果行

衝冒語夢得卽范祖禹小范乃其次子元長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審矣其子湛極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後中官梁師成好

結納元祐子弟秦湛范温遂爲座上尊客此則非蘇元老風節可比殊負公勲拳諄望之意矣然蔡卞用王安石日錄改竄實錄以朱墨本納禁中滅跡

朝士已無由知若非師成見而相告使之竊出錄本流傳則金難之後圖籍皆北宋幾無信史以示後世是又

不可謂非此曹功也并記於此**告下仍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簽書**

**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使命遠臨初間喪膽詔詞温厚亟返驚魂拜望

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遽遭譴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歎衰病以何堪烟瘴四年賴喘

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間風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夜無禦冬凄涼百端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由天縱道本生知凡有嘉謀出於睿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愆濯於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據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言豈渝心報期碎首歸宋史元符三年四月丁酉朔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宮觀蘇軾等徙內郡居住乃四月二十一日命也

**聞子由已徙岳州作適書**

本集與秦太虛書云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樂城集移岳州謝

表云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恩貸深廣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又復官宮觀謝表云臣昨於循州準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準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說者謂公以三赦得宮觀子由以兩赦得宮觀此其輕重不同也如此時公即徙永子由必自梧州走桂管至岳則兩公可相俟於道中無如公先徙廉子由卽至梧不能越境相見故自瀘陽上溯韶州至韶當由郴走長沙赴岳爲近大率避洞庭之險乃度嶺由章貢出九江抵武昌而後命已至當先公一月聞命始公八月徙永而子由已歸許有此波折自此無見面之日矣以後與秦觀期於徐聞託吳令部夫遞角場以俟作不及兼敘子由事故載於此

**書**

本集與秦太虛書云某已得移廉之命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蛋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爾待之約此

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遮角場但相風難克日爾有書託吳君履二十壯夫來遮角場相尋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還人去報也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

**以烟蘿子吳志會要歸姜唐佐為書誌別**  
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其惘惘因見二車畧道下想兒

從公於儋者與程秀才書中有江君與秦太虛書中有吳君唐君與姜唐佐書中有車氏兄弟此五人者獨不得掛**以船書仍由海運寄邁使訪尋鄭嘉**

名案中而吳君則徐聞令也并記於此**會歸內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類公兩借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

屬之必不敢墜**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公念屠儋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賸賸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僖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爾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鄴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昌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節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雷之變其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象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小大道遙遠鯢龍鵠鵝安居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又念赴廉不能越境往弔祖禹作范冲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

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冕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惟冕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

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熱甚萬萬節哀自重謹啓

六月往別符

黎諸生留詩以示民表

收入續採詩中本集無黎民表疑即黎微之字詳味

此詩信為公作特改編入集并賦僑耳詩意深長也凡去黃僑皆於其地有用表僑人數年依託之情

顧戀意若子由則恩忙一走而已兩公胸襟才識往往不同公且有三月不  
違之意時一見於言外此尤子由所不及也魏了翁云蘇子始終進德之敘  
人或未盡知

公將發不及待許珪船遂罷石排之渡改計出陸

其知言乎

瓊山出口以其地渡船所集凡風色早晚遲速皆有一定故也雷瓊人號此

路爲福海其他處不渡審矣公欲自僱放渡者用許九貿易船也今仍不免

歸總路其船未歸可知且用許九船則自僱而南者多海道三百里而後截

渡與其多此一險不若直跨廉江也向以今之管制關隘合考古之邊防圖

籍事皆一轍凡高雷廉瓊所在皆貨船口岸無路不可達然只宜漳泉惠潮

及其土人爲之而非士夫偶然一適者所能從也公自此一改計至明年六

月而止將不僱人爭致餽遺沿途送別皆謝却之遂與過吳復古行

可勝計矣

之說似不果以到瓊論其行在

中甸也僱人餽送詳去廉條下

僱人曰烏鴞甚猛亦隨往抵澄邁道經長

橋烏鴞泗而濟路人皆驚戲作詩過趙夢得家見其子荆

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調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

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元

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符庚辰至紹興末凡六十三年荆登科已六十數歲是公見之時荆始生也

又計至乾道九年爲縣與益公相值時荆已在七十四歲之

宿澄邁驛題通

案



潮閣詩赴瓊山道經三山菴訪惟德吸泉遂止於菴中惟德求泉名公名曰

惠通十七日作惠通泉記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

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

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告試之

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菴

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

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重過雙泉則瓊人已覆亭其上矣陸承議求泉上之亭名與

詩公名曰洞酌亭作詩本集洞酌亭詩敘云庚辰歲六月十七日姜唐佐來

見約吳復古與唐佐會食作詩查註本約吳遠游與姜君弼喫薑饅頭詩云

與穆漢喫送與麻田吳遠游此代簡之作諸本不載查註據外集海南

作收入續探卷中今考此二人在儋未嘗相值乃公過瓊州事特載於案以

證遠游之過姜唐佐家書張巡顏真卿事台註詩話總龜云余游儋耳見黎

蘇公平曰然無奈好吟詩嘗杖而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前書滿紙余案

讀之醉墨凝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啣齒穿齧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且喜起居佳勝堂上卓慶甚慰所望也

附錄本集載有張顏聯句又以書考之唐佐信有母者是總龜之說不誣也

爲補公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沙門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海外之文中朝

之軼事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

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况斯文

乎謂洪覺範以其詩文鳴於紹聖元符之間每從黃魯直復聞公之緒論

又與陳瓘瑩中厚善此浮屠中獨樹一幟者也據此說公夢奠後士夫爲之

編集者不一而足而海外詩文已搜羅倍至不自呂宋王趙諸人始也所恨

當日別本無一傳者覺範所見海外之帙既云編集所無即應錄存原文又

不知摘敘事由以論而僅以譬喻了之此種技能只可掩之二王書跋而於

公文則卑之不足重其云篤好乃知非好真龍也姑載於此俾後之人或於

殘編斷簡之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寄意也遠矣

中有所遇焉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寄意也遠矣

此聯以人我爲柱明包紹元七載事凡此等句註家皆不當附會典實以讀

者聞註其詩旨反爲所晦故也如王旒註所引皆不合查註與瀛奎律髓紛

辯紹聖六月十一日之去元符六月二十日之歸又證其到僖日之誤據二

此詩首從參橫斗轉領起歸意其下句句皆歸律髓之誤雖不辨可也

十一日止遞角場定伏波廟祀事碑而銘之

伏波 鄧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

旋復爲夷鄧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戴反嶺南震動六

十餘城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在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

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閩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

一髮耳。艘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使嗣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賦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復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者。乃碑而銘之。銘曰。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雷。州府志。李綱伏波廟碑陰記云。故翰林學士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綱以罪謫官萬州。行次海濱。烈精於神。尙得生還。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南渡。翼日次瓊。管恬無驚。爰後三日。蒙恩聽還。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帆不一時。達岸。乃知神之威靈。將爾聞者。如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綱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康王立。以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月至行在。八月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綱經畧草創。用張所傳。亮置司。兩河後諸郡。忠義以固。中原討平。淮南襄漢羣盜。悉破。取租有成。謀而有得心。學之姦人。張浚者。方詭事黃潛。善汪伯彥。遇事掣綱肘。浚又相與密謀。論罪誅陳東。而逐李綱。綱由是貶。悟萬綱既去。盡反其規。講致兩河盡陷。而淮浙大亂。賊臣繼起。綱刻碑之歲。正苗劉廢立時也。余人素畏綱。復不赦綱罪。以媚金。金無所憚。遂長驅入用。康王張俊。爲嚮導。凡淮南兩浙地。在處蹂躪。平江一郡。無寧爲周望。送死者至七十餘萬人。使綱在位。金人敢爾哉。自後槍浚。並用浚。屢喪師辱國。於外槍獨盜柄。肆毒於中。浚以承制之餘財。招徠坐談。客樹聲望。以

愚門人後學而悉舉其繇重誦檜外內交據於是李綱岳飛之志卒不得伸而宋不可爲矣夫以元符之三年建炎之三年皆安危反掌之時如兩公者乃一在徐聞撰碑一在海康刻碑而其用人行政是

吳令部夫已集遂達徐

非顛倒敗壞若此縱天不厭宋其亦未如之何矣

聞與秦觀歐陽元老會

雷厚善者也考見後案與元老書條下知范冲在雷

久待復回化辦行計雷書乞傳公以事狀不詳屬觀詳錄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到雷獲所雷書

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其滯雷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復一働几廷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因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方此炎暑萬里扶談哀苦勞艱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

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雷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

抵雷州張君俞出款

言鄭嘉會爲使著摺撫罷去方游豈管出所致書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雷

欣慰之極又書云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摺德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公奇偉必

不經懷也雷張二十五日公將發秦觀出自挽詞一篇相質公以觀齊死

君俞卽雷守也生於物我不足爲怪遂行與少游別於海康意色自得與平日不少異但自

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齋死生了物我戲作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三日卒於光化亭上

雷少游已有詔放還是年

夏熱甚大約以七月去雷故人月前在廉也公門下國學士惟少游訣別於此黃魯直徙戎州時已起監鄂州稅不赴往游眉山張文潛先已起爲黃倅時方移知兗州晁无咎本監信州酒稅時已召還吳復古亦別去舟行記不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皆不復與公見矣

及吳子野則道出興廉村淨行院連日大雨宿院中作詩查註云合浦縣有是時去矣

廢謂郡邑志均無此條如合浦遇大水公已到廉何必航海此不問而知其誤也海康至合浦陸行七百餘里本屬僻徑內惟鄉民樵牧者出沒其中及兩州吏胥文檄所經耳故書無所考向者懷丞權雷歸當窮詰之懷云興廉村在雷州城西四十五里淨行寺猶存自村至廉皆陸不聞其地有河出海口也自後雷廉有吏胥至復屢問之其說畧同且云自興廉村往廉前五百里距海甚遠並無河港可通望見海岸卽到廉矣由是推之公乃退回覓路雷之口岸不一今無官寨之名故無乘小舟至官寨水暴漲橋梁盡壞不出知其詳其自雷州出海必無誤矣

可前復乘海船出口並海而行晦日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

四顧呼過則鼾睡不應乃撫易書論語本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必濟也七

月舟抵白石始出陸酌酒相勞作合浦舟行記本集書合浦舟行云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

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蜺舟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軒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梅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

**四日至廉州貶所**

施註云七月

**張仲修出見**

也前註不知今補

已而果然

**款於清樂軒五日定居**

此指至廉必不暫寓行館其寄跡齋寺又可知矣然解裝無地有司何以爲情乃讀公臨去清樂軒

題壁語屢覆之而喻其旨蓋是日逾勞於廨卽留榻其中乃張仲修善處之道也由是成例約兩月間又復屢宿於此公不欲設其意故臨去有此題也

仲修竟託是以聞鄭嘉會已離豈管爲之惘然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傳矣餘詳後條

欲求問從者所

**歐陽閻款門請交既見則梅堯臣門人也方爲石康令**

合浦

云常樂縣南漢置宋太祖廢以其地置石康縣在郡治東北三十里明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允知府林錦請也今爲石康墟

**歡然道故出**

**堯臣所贈詩草求題公跋其後**

本集書梅聖俞贈歐陽閻詩後云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

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棲在桂林鳥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

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戢羽翼

不敢呈文章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尙少一歲鬚髮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

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

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龍眼查註引困學記聞晦夫爲石康令名關以本集

作關爲諺何以知本集必誦此僅可耐見也梅聖俞卒於嘉祐五年庚子至

是元符庚辰已廉州龍眼質味可敵荔枝作詩并作荔枝龍眼說本集荔枝

四十年足矣閩越人高荔枝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枝如食蝱蝱大蠟所雪流膏一噉可

飽龍眼如食彭越石鱗嚼嚼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開口爽厭飽之餘則唾味

之味石鱗有時勝蝱蝱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十一日合浦官舍觀張田與妹仁壽夫人書作跋

本集跋云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忝

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汗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

稱吾宋無閩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

喜聞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

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

來書曰不實遺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

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黃庭堅題跋云治平中廣帥龍圖直

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

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

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教並守邊則區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

壽郡夫人蓋公裁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宋史張田字公載澶州人

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盜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外城賦功五十

萬兩旬而成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臨政

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語

**廣東通志**同但史本譌欽賢堂爲欽賢堂今更正公此跋與後一跋皆作於合浦官舍以魯直之說考之則此書藏於公載之孫公得見當亦其孫求跋是其時合

**再作錢易書跋**

本集跋希白書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

浦爲張令矣購閣帖設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

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惟宰執例賜一冊至真仁朝皆如故事後不復賜矣故北宋士大夫皆無閣帖其開有得之者出於宰執子孫也然被賜之家屢

有重刊者行世當時惟以格墨爲別其後真本燒去卽不可得矣當集此帖時多有借摹於收藏家者棄取亦不盡當如米黻之徒猶聞一遇之其內府

所藏墨蹟歐陽永叔劉原父往往以爲可笑故宋之名家皆不取此帖近人不察其故每購得一冊率自詡爲淳

化真本凡藏弄此等皆裝鋪席也

**歐陽閔出觀茅菴橫琴圖并惠琴枕並**

**有詩八月聞道自毘陵度嶺將達惠州**

是時道在道中公蘇佛兒來見

**記合浦老人語**本集記合浦老人語云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

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東城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

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東坡居士云

**十日游**

**愈聞黎精舍觀雷壁詩和韻告下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

宋濂集跋乳

年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

使量移永州

命在中秋前詳後條

**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海上海上囚

拘分安死所天邊

二



汗詔許生還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顧已於時  
語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賞謂宜飭躬自省去惡  
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朝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舉過  
既暴聞衆知不赦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督令天子發政施仁無一  
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  
厚知聖化之密庸擊是破家航以一羣蛟鯢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  
不爲異域之鬼視借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  
高徒馳心於魏闕繼關入望期歸骨於眉山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  
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遺之不  
足道也某畱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柅下水歷容藤至梧與  
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追亦至惠矣并諭邁追般擊會於蒼梧歐陽  
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承

遺接羅琴枕二事謝詩二十四日張仲修爲會畱宿清樂軒中題壁本集題

樂軒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  
辰八月二十四日題歸閣此文乃張仲修畱公宿於官舍者三次故云爾也  
仲修其人作贈別詩歐陽閣餽謝却之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儂人爭致

難可見矣  
膽遺受之則若餐養然所以一路皆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衆謹  
令馳納千萬如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歸公一生清節在此書中可見其  
孑然也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作瓶筌詩開巢谷爲蠻隸困死橐糞新州公

大慟爲書告楊濟甫使資其子蒙以來至永當更資之俾迎喪歸

慟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  
谷不可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盜隸竊其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  
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  
趙襄子晉陽之難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  
其不遇襄子而前遇韓存實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  
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  
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巢谷至新州病  
亡官爲槨葬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  
而南當更資之歸陸惟忠巢谷皆從公黃州至元祐間未嘗通問又復以  
公故並死粵中獨得兩公誌傳何其榮也詳閱此傳子由作於哲宗尙在之  
時以是扣限考之谷以己卯正月在梅至循復留月餘過過又當稍留其至  
廣州當在春夏之交告緝在夏而困死則秋子由知而作傳已冬春間矣新  
甚遠其身後事子由無由知故傳弗及公大約到雷始尋求其故而得其實  
狀已在遷永之時故召蒙至永也眉中路費亦公與之者其所使人卽楊濟  
甫可知又傳有而行其志四字二十九日公與過行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  
乃子由老筆爲入卓行傳章本

廉日離

二十九日公與過行

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

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謂案元符三年庚辰

是年九月任伯雨龔夬交論章惇蔡京罪伯雨言惇疏凡八上惇罷相連貶雷州司戶參軍本州安置十月陳

確論蔡京交連近習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請速出之瓊坐逐京出却承與軍遷延不赴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京職提舉洞霄宮韓忠彥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會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十一月詔改明年元安齋知樞密院事黃履罷范純禮尚書右丞張延堅乞還陳瑾以協士論不

聽又乞召用蘇軾蘇轍上問安所受遂忤旨累貶通判陳州向太后簾聽半載其朝局粗可觀者以忠彥爲后所信而會布陽附之未嘗掣肘也故

是時布亦薦一二端士以爲掩覆而伯雨輩不并布攻去之此失計之大者也明年向后崩布漸不可制忠彥謀復召蔡京以禦之於是兩敗而京獨專

政九月六日至鬱林和王守詩七日聞秦觀凶問遂行抵白州遇陸齋耶知矣

觀在藤傷暑卒於光化亭上公大慟作歐陽元老書  
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

與兒子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

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

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自梧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陵守者止於如此其  
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  
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謂范  
承務卽元長蓋已授承務郎也歐陽元老本集不再見屢復此書乃奇與上  
游者始悟元老長官卽海康令蓋少游在雷相與十日過容南聞范冲經此  
厚善公亦過雷議之少游方從彼至故報其死也  
**瘖痾專使往約會於蒼梧**本集與范元長書云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  
護哀痛且須勉強開解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  
狠狠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畱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畱以待惠  
州人至同游賀江也游都嶠山遇道士邵彥肅從公行發藤州江上夜起對  
速遣此人奉書不謬

**月贈彥肅詩至藤州光化亭則范冲戲觀喪去久矣**

輿地廣記云秦觀坐黨籍徙雷陽徽宗放還至

蘇州華光亭與客道夢中詩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蘇軾泣曰少游不  
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  
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  
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謂少游  
以八月十二日卒約計范元長得耗復來載之以去不出旬餘之事距公之  
至已越兩旬宜其不可追也光化亭宋史亦作華光亭今從本集其論少游  
語亦在前載與元老書中今

**徐疇出款握手道故并見其子端常邀游東山**

摘錄於此以當少游挽詞

淨金堂作詩

公倅杭時徐疇爲仁和令斜川集并題江月樓榜與地廣

月樓在藤縣

有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詩今不載

治蘇子瞻題送鮮于都曹歸蜀作詩十七日抵梧州范冲旣去適追亦未至

相值是尙少一月程也公性不耐遠下廣然失計之甚矣斯時賀江旣涸卽

應潮昭州跨桂管旣至而告身已下卽自承順流至黃暫頓雪堂以須適追

之至則歸許歸常水陸直捷年前皆辦今有此改計遂至兩年敵暑與江海

之薰染皆鬱積於舟中此其所以不支也若其後已會賀江水涸舟闕不可

至儀真又欲溯淮泗出陸至許此尤計之左者矣

赴湖外遂改計由五羊度嶺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永州人來辱書比謂至梧

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旣先逝者十

人聖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其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

用言之痛恨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歸元長

遷少游轡以去見此書中此書作於英州道中故有歸許之約今錄載於此

二十日書榜嚴義贈別邵彥肅

本集書贈邵道士云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

義出榜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

并作送還都嶠詩遂發梧州二十四日

過康州游三洲嚴題名

石刻云東坡居士自海南還來游武陵弓允明夫東

坡幼子過叔黨同至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又

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尙存三洲巖從北岸平龍拔起陸數十丈四無  
聯屬若掛榜於虛空者誥以嘉慶元年夏日過德慶峽嘗往游焉入其中廡  
廡樓閣無算不備且有石級天成如梯可婉轉循壁而升其上至頂路絕途  
望空處相距數丈有小樓樓中石壁一幅尤平綠滑下有洞成形絕似女子  
望於樓上猶以美人圖去畫而存紙模也因命之曰姬娥影出後巖則綠芙  
蓉千花百萼層巖而上翠色可餐傍有祖無擇小楷書二行題識極精因命  
之曰芙蓉巖皆記以詩李綱三字在前巖口乃其論悟過此所題綱之才足  
平金龍字非其所長也巖中唐宋題刻複沓而列者凡百數十處半爲乳巖  
侵蝕或在幽暗多隱約不可辨其刻於巖頂者自下仰觀又目謂爲乳巖  
力所不及也公題識在壁康州乃康王封地南渡後陞德慶州虛舟作茂  
書本集題自作字云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朱景  
文公自名其書鐵線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游三洲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適斜川集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  
巖回舟中書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適兄詩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  
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  
仲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饒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  
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曉鷺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  
夷僚山川舊淒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過此詩前與  
適別於金陵故曰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蓋是年閏四月公以六月九日  
薦同安君於金陵清涼寺二十五日至富塗過與適別去之時已在立秋之  
後是以有匯秋潦之詞也迨方自宜興至惠州故云仲兄陽羨來未溫白鶴  
席謂迨甫至白鶴新居席尙未溫也原刻本作憶昔與仲別伯兄陽羨來未溫

今爲更正蓋邁以丁丑至惠時僅四年而詩乃統計七年用過韻寄邁追詩

之離別前後截清也此惟語能發之他人無由臻此境也

**程懷立專使來迎作書**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勸

常州者誤時迨已至惠州也

專奉慰幸之極比日履茲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遂伏謁以盡區區不

宣謂自三洲巖下廡四日可達公當以二十八日到此書乃秋杪之確證

也程懷立嘗見公於

黃州時爲轉運使

抵廣州程懷立孫馨王進叔皆出款

王進叔公稱爲部刺史查註嶺南監司也時程懷立亦爲監司故公有又狂

使旌之語以與谷旅殯託進叔懷立者蓋此二人將按臨新州故也此三詞

中惟馨爲宮師門人最爲知舊故其饒送獨遠然公之借舟不謀於馨而假

諸懷立者是懷立爲轉運使而進叔爲提刑使也又懷立時兼廣州經畧使

在三詞中獨爲地主故前後款餞於淨慧寺

皆懷立主其事餘分詳六榕寺齋世範條下

**十月公感疾累日程懷立餽藥**

**復來見**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昨日辱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

佳勝且夕告邁

邁追饋符籙及家累皆至重聚於羊城追言寥寥守欽編管究

謁以究所懷

**壽欽已化去**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

頃者乃當緣

厄而愈勝也

及錢世雄

正一廢黜事

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



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

蓋參寥本名墨涓涓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駭之信然竟刑之歸俗編管

兖州未幾溫卿為孫傑鼎臣發其讎之出世雄所致書木集與錢濟明書云得

溫緊獄人以爲諸人者人必反蓄之出世雄所致書木集與錢濟明書云得

錢濟明廖明器二獄皆不詳呂和卿乃惠卿之弟也疾愈孫麟餽燒羊答

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辱手教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也

有燒羊之事以是前後截限而中間迺追般學已到翌日報謁程懷立邀同

故燒羊禍及幼孫也公未至適已離惠又可見矣

會淨慧寺廣州淨慧寺塔記云南海郡廣東一都會也襟帶百嶺控制百

風俗事佛尤謹仁祠之盛列刹相望然未有所謂窳塔坡者今上卽位之元

郡人前鳳翔贊鶴主簿林修慨然以爲此獨闕如則何以極佛土之莊嚴而

爲邦人植福之地乃與同郡信士王衢種歸沙門道琮始謀重建塔於淨慧

情舍凡三易地而後決焉林君好善喜施首出家資巨萬以創之比工之興

地基廣狹旣已定矣一夕夢神人告使廣之衆從其說遂廣其基以爲四十

五尺擬地得古井九環列基外適與度合中央復復巨鼎中藏三劍一鏡銘

瑩如新是日郡官州人雲集來觀咸謂至誠感通歎未曾有遂鳩工疊甃以

爲八觚九層度高二百七十尺龕藏賢劫千佛洎旃檀五百應真像下座佛

牙舍利珣以珍寶紺宇翬飛丹檻離立輪奐之盛金碧照空對嚴獻殿繚以

迴廊瓊麗稱是然後觀者起敬真福德聚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爲東南

塔廟之冠矣紹聖四年六月三日工徒告竣爰書興建之由俾刻諸石用示方來秋七月朔立石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廣州諸軍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伯戶叔益撰并書開禧公在元祐中有和叔益畫馬詩此碑舊者既仆而前明重刻者亦損特題於六榕之下爲題六榕二字榜後遂名六榕寺開禧六榕寺在爲詳載

今園入駐防中前明寤萬間累有興修輒新此榜是以致壞榜懸寺門刻凸字朱質金文德前明之舊二字皆大尺有咫精采雖稍失較惠州新壞三榜猶勝後有眉山軾題并書六字亦凸僅存字形而已寺誌謂公題此六榕之下因爲題字榜於山門邦人爲建灑灑軒於榕陰間存公遺蹟後明洪武六年建永豐倉毀寺殿廡僅存塔殿遠僧愈堅重建佛廬改寺門爲東向其塔與軒遂不可考矣誌又謂公以紹聖元年過此題榜則誤據叔益碑此寺建於元祐元年至紹聖四年六月工竣其南廡不至可知逮紹聖四年四月從修過廣則朝命嚴迫僅與王敏仲一面而行而寺工亦未竣又必無游題之事明矣考本集元符三年十月公在廣州蓋程懷立以轉運使攝守事廷公於淨慧寺廚傳爲會三司並集因徜徉竟日并題此榜其後懷立又約錢別於此公報云來約淨慧無緣重詣以是知公到寺止一次且在款接之初其題此榜乃十月上旬中事也茲既論定命兒子霖折手摹此榜并爲題六榕記一通載公來去廣州及到寺歲月勒石納諸寺壁俾僧守之以從孫賢得示後人至此寺與中僉曰六榕寺相沿已久無復有知淨慧者矣從孫賢得

李之儀書并和彥兄弟與之儀唱和詩

開禧詩有孰得故人書句此卽李端

情可謝舉廉袖所樂來謁公大稱賞錢往年宿瓜步夢中小絕示之

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一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編梅南卷中

誤合註雖指為北歸作亦不能定時謝民師為廣州推官又據斜川集次韻

謝民師詩有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十六日赴王進叔會縱觀所

昨句亦廣州相遇作也今改編於此考見後條

藏翰墨作王太守峽中詩刻跋本集書王公峽中詩刻後云賦蜀人往來古

日真家奄竊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

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灘浦黃牛之狀凜然

在人目中矣十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本集跋咸通湖州刺史牒云唐人

月十六日賦著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

時待詔所不及况州鎮書史石延年詩筆跋本集書石曼卿詩筆後云范文

平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

於叔靜處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記馨所蓄諸萬筆本集書孫叔靜諸葛筆云

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搭鞋常和道人巽本

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常和道人巽本

書孫叔靜常和墨云孫叔靜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

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覲及此

耳覲九鄭嘉會書至欲相從溪山閒答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某鬚髮皆白

華入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

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

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

溪山閒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謂此書乃鄭靖老來問近狀及歸宿之事故所二十三日前孫馨過王進

答如此時靖老似尚在粵西自後不復可知矣

### 叔出觀所蓄琴畫記論琴

本集書王進叔所蓄琴云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為妙以蛇蚶紋為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

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

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同

觀題徐熙杏趙昌四季花譜詩祖堂來告東莞資福寺羅漢閣成作記本集

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云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

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質遷重賈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德是故其

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飄羅刹鬼國呼號神天  
 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  
 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  
 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  
 室如物在衡捐益錄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  
 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  
 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  
 翼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使日星海波不搖撼無浮天風徐來龍流鈴一洗  
 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此文全本榜解亦寓於德然榜嚴重滯  
 無此文之輕脫也其前有二導師一段文繁不載東莞縣資福寺今猶存海  
 幢老衲有侍者時過韻山堂問學亦有年矣一日來告別且求贈言問故則  
 東莞人士請主資福故錫拂往也因告之曰汝往開堂勿似二導師也今即  
 以汝家常住語為贈又告以公在惠日祖堂求古舍利以犀帶易與之并以  
 古玉璧為薦有資福寺舍利塔銘此記在後作於廣州又道過交安國使筴  
 閣榜乃封交廣師朱行中寄祖堂者以上却諸物或有存者即具告我及其  
 報至則此閣窈無故址惟公舊刻重過天慶觀訪何德順觀所作衆妙堂飲  
 存五十字餘無有知其事者矣

於東軒作詩十一月公將行念巢谷旅殞無託或致毀露乃以告王進叔會  
 程懷立使其子至餽菜膳河涼藤復作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令子重

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

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涼藤已領衰疾有可恃矣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名毅後改名谷曾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有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誦海南徒步萬里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爲棄葬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象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象來迎喪願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聞其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田巡檢至新時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爲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沒矣公若不往新則告一言於晉叔尤幸亦會憇此恐忘之爾死罪死罪

**老皆至聚語舟中**

通老卽惠州海會禪師也

**程懷立問公未發復約重游**

**淨慧寺不赴**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師不敢解故復少留來約淨慧寺確證卽題六榕榜根

緣重詣臨紙婉悵此書乃公已至淨慧寺確證卽題六榕榜根

**謝舉廉書**

本集與謝民師書云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爾象不鄙棄贈以瑰偉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

**風不止遂行孫鑿擊其子掣舟來追復同舟前進作李之儀書**

本集與李

萬犀普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煩知友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此日計赴相昌

眷聚各安健某移承州過五羊極度大庾至吉出隄去長沙至承荷叔靜諸  
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靜琴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他祝惟保愛之  
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留施註因此書遂有東坡居  
惠州叔靜極意與周旋語戲過來去海南四載查註合註從誤今已改正  
**抵金利山饒別永福寺**乃南本集與孫叔靜書云更勤從者遠至金利令子  
巡司公云叔靜相送數十里又云遠至金利爲合考之金利卽崇福寺也蓋  
西北二江自三水合流而下入南海境轉而之東過廣州城至南海神廟合  
東流直出扶胥經虎門入海者其大局也其自三水下不能盡東必先分消  
輒由此南出甘竹灘諸處由崖門諸口入海者不可枚舉故其地江路甚雜  
水鄉山村處處盤折南海境當二江之下注而再下爲順新香諸邑此周繞  
千里間其地如滿盤蒸子而盤則水也雖魚鹽酒米藟桑蕉荔極富而蛾子  
亦由是出沒不常難捕易鼠結經游其中者三十載又凡交游朝天徒遠例  
出餞數十里外嘉慶辛未壬申奉松館相檄巡緝北江自南海上泝曲江皆  
所專責又從韶鎮入搜英清連界盤互巖谷故上則叢山下則雜水凡營制  
村堡此穿彼插千餘里內節寸理清坐可默數也茲以後二題論如不饒崇  
福寺卽非道所經歷故  
**公弭權山下月夜登鑑空閣和黃明達詩**廣州府志  
確然知其必不誤矣  
在金利山內有鑑空閣今圯本集鑑空閣和黃秀才詩云我登鑑空閣映月  
正凄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覺此乃使者去後月上復入而秀才亦  
出也當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卽公發廣州日之夜也時距長至僅數日後有  
據如以靈峯山石刻論當爲十月二十五六日之缺月但恐四更山吐月未

必僧敲月下門也秀才即過靈峯山題詩寶陀寺壁石刻相傳元時重刊後

黃明達名洞公有與洞書題元符三年十月今觀此石信出公手但已摹刻多次必非元時重刻者石

長二尺橫一尺五寸凡書五行前四行為詩一行七字二三行皆八字四行

五字而空其下五行僅元符三年十月六字而下無餘地較詩字為大年字

拖筆甚長十月二字擠迫一處氣不聯屬如為當時原幅應小其年月雖有

餘以署名印今了無餘地而十月兩字擠迫入之其前後無詩題標刻此乃

舊有詩題及署款全行後人以其磨勒乃割取其可刻者就字鑿為小幅其

所題之十一月則去一字而尤不可容刪跡顯見皆非一幅五行信手書下

之情形也若謂過於未至廣州前當作九月過於去廣之後已與冬至相近

必為十一月也又寺在金山西北二十里公次早謝孫馨書本集與孫叔

即到以是知叔靜送數十里必出此途餘詳後條謝孫馨書靜書云久爾

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從者遠至自惟衰朽何

以獲此比數日來思渴不已長至後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謝孫馨書上年間

九月則下年長至以十一月十二日為準其盈縮時與刻不出前後兩日間

孟子謂可坐致者此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則三年長至必以十一月十二日

為準公此書已迫長至而與叔靜別僅數日其發廣州錢別在十一月初五

六日復何逃乎且自廣至清遠三百四十里五日必達公以十四日前至已

行七八日若據石刻以合前論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推官

又多行十餘日此必無之事也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書云軾啓近奉遠丞

辱問訊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

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不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繁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首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離騷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其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今日已至峽山寺少雨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十四日至寶林寺作禪月畫羅漢贊**

漢第一賓度羅跋囉尊者第二迦諾迦代健尊者第三迦諾迦跋梨隨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矩羅尊者第六跋隨羅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佑羅尊者第十二那伽那尊者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寶頭盧尊者紀年錄云十月十四日過清遠寶林寺頌禪月羅漢贊以上各贊文繁

**十五日吳復古何德順曇穎祖堂通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

馬追餞至清遠峽廣慶寺

此條本年譜所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之所介也林

復古忽感疾公問以後事笑不答瞑焉而化爲經紀其喪以文

子中無考

告訣哭而祭之本集祭吳子野文云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來闔門垂

求希急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

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灑然脫去雲散露晞

我獨何爲感歎獻欬一酌告訣逝舟東飛發瀆陽峽孫藝謝舉廉各致近報得旨覆朝奉郎提舉

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遂罷湖外之行作上謝表本集謝表云臣

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

英州又奉勅授臣胡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

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攀從繚緹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

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妄尤會

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真頑遠茲起廢之初倍費

堅素守深念往愆并作報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亟辱專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訓

承請告勅遂渡嶺過嶺歸陽羨或歸類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又與謝民

陽羨民師還朝授任或相近得見又幸矣索范祖禹事狀致秦觀奠作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某忽有五周之

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蹟編次

若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為急漂流江海未

能赴救已為慙負有銀五兩為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此傳馮祖仁

不成乃元長自誤自此不復問矣處度乃少游之子蔡湛也馮祖仁

自曲江專使來迎答書木集與馮祖仁書云蒙示長牋榮然累幅光采下燭

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閉關寸達更二十日方至至英州何智甫方成石橋

曲江首當詣宇下乏人寫大狀手拙簡畧不次至英州何智甫方成石橋

求公往觀作何公橋詩何蓮春潘紀聞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

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語種以五

萬錢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

諸賢近及大卷軸翰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

餘也關梁譚皆巨擘也此詩本集入銘類何遠亦云石橋銘施註以為詩

編南遷作查註既引洪容齋三筆而仍置南遷謂存施氏之舊觀持兩端洪

說與詩意甚合其為北歸作確無疑也邵補註則此未為無見然據洪說當

時以為詩者不改編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關公翰林學士任內奏

獨施也今改編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關公翰林學士任內奏

註謂東坡南遷始識介夫誤甚俠自英州放還乃元祐元年事越九年至紹

聖元年公始南遷又越四年至元符元年俠再竄英公在僊久矣何由相識

今刪去此註  
明老自曹溪專使來迎答書

駁正於此  
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專

使惠手書何慰如之且夕離英但  
作程懷立書

江路頗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  
日思渴榮懷江路無阻手英

少雷數日此去尤艱關借舟未知能達  
詔否流行坎止頓復隨緣不煩思念

也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此書獨致懷立是舟爲懷立所借其爲漕使可

知而王進叔之爲憲  
公方艱行役會朱服至輟徒御數十人使節級梁立林

使亦由是分清矣  
本集與朱行中書云違制滋久向往徒勤承旌馭已

總以佐公行遂發英州  
至即欲走謁又書云慎陽一見大慰宿昔恩遠就別

悵惘可知特辱專使手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又書云般家人業輟借

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  
朱服字行中元豐間已爲御史劾章

惇嘗知潤泉姿寧廬壽諸州謫萊徽宗立加集賢殿修撰由廬徙廣後坐與

公游貶海州副練副使新州安置改興國軍卒其前與公游無考若因此一

面貶死  
李公寅陳公密自韶州專使來迎  
本集與李亮工書云專使手書甚

冤矣  
月乃可造謁人還布謝草草  
公密且言自蒙里出陸先游曹溪爲便答書

本集與陳公密書云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

書當如所教歸  
欲至南華必陳子報其父原書失載此後書也  
丁朝奉自

連州專使送出送答啓  
本集與丁連州朝奉啓云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

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懸霧稍習蛙蛇自疑

本僭崖之人難復見魯衡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慰  
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遜客之無歸獨  
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虛枯遠積一紙之書何啻百  
朋之錫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月曲江道中記舟中作字本集書舟中作字云將至曲江船上濼欲側撐者  
百指驚聲石聲聲然四顧皆清瀨土無人色而吾

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將達蒙里陳公密差白直兜乘擔索皆  
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集本集與陳公密書云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明孤旅獲濟荷德  
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雷半月即造宇

下此書陳公密乃曲江令也七日公欲赴曹溪會馮祖仁來迎遂罷行同抵韶州狄咸

李公寅陳公密延入行館為會八日作馮祖仁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  
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

夜不能造門早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至節想惟孝祖仁餽羊邊酒盡  
思難堪奈何奈何祖仁先為河源令時居父憂也

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節展蒙惠羊邊酒盡仁者之饒謹以薦先感佩不  
可言也公以十月十五日與吳子野會清遠峽而子野化去勢必

經紀其喪俾何道士載之以歸又須留二三日始行是發於十七八日之間  
也時馮祖仁以書來迎而答云更二十日方至曲江其後在英與李亮工書

云更半月乃可造謁此乃自滿遠啓行又已除去數日而自發清遠計至曲  
江仍當約以二十日之限期則英州雷泊有餘而舟抵曲江尚在十二月上旬

也考與祖仁二書乃同日所作公以到之次日欲報謁而祖仁已走松蔽及其餽食而公有薦先之語一則曰至節再則曰節辰是此日爲臘祭之日故云爾也然古之所謂臘者月日紛如般演何益惟當以通俗論考東京夢華錄凡臘日之事皆載於十二月八日之下此宋以十二月一日爲臘而以八日爲節之確據由此推之公以七日到曲江而祖仁餽和狄咸所贈詩夜夢遺在八日以合清遠峽之程期正在二十日之間也

蘇堅示以南華賜物有感九江送別之事忽得書堅已在南華待數日感歎

不已先寄以詩馮祖仁爲會出觀其父通直遺草及鶴鹿馬三畫求詩跋并

約從游金山以上馮祖仁得錢世雄書知廖正一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

舊和守欽詩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得來書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

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

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於舊居

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極佳契順又不爲陳公密作子石硯銘本集于石

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者也爲陳公密作子石硯銘本集于石

公密自探石崑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卯生與李公實

黃胞自絡孕此黝賴已器不死可俟雨晴天界夫子壙其宋庭與李公實

山祖仁若無事可  
能同到彼開行否  
潘衡復來見邁  
追過鐘符齋術皆隨往過月華寺為題梁

周密齋東野語云子瞻北歸過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乞題梁欣然援筆  
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敘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

同歸淨土有性  
無性齊成佛道  
至南華寺與蘇堅明老共會於談妙齋中乃選日集眾名香

結界懺於南能塔院為飯僧設浴之會作南華寺功德疏  
本集南華寺功德  
疏云朝奉郎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請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哲覺大  
鑑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全

家瞻禮飯僧設浴以致感恩念告之意為願我集福之因具疏如後伏以  
流嶺海前後七年契濶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贖惡道故一生憂患

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誓光明憐幼穉之何辜除  
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賦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

報佛恩張端義貫耳集云韶州南華寺有黃葉落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  
之丁酉年後彭帥為經界適有會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乃東

坡飯僧疏文二  
十九日生日過作詩  
翠匪虎真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  
碑俱不存矣

五湖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懼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  
龍亭許久謀身未試凌雲白日仙此盤固已速郵傳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  
要求一大線枕上軒裳真昨夢腹中黎藜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會  
陳柏寢年關  
邦傳何下自註云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又詩有

七年歸田諸句乃元符三年生日詩也吳長元亦公以茗果奠重辯塔爲記

引公過嶺詩七年來往我何堪句爲證今載於此

**逸事** 本集南華長老重辯逸事云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

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

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

服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 **馮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

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馮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

書馮祖仁父詩後云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開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

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真陽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

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蘇堅設榻談妙齋爲作銘** 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端

峽啓行此乃十二 **蘇堅設榻談妙齋爲作銘** 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端

月之謔今已改正 **蘇堅設榻談妙齋爲作銘** 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端

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 **追和沈遼贈**

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追和沈遼贈**

**南華韻夜觀傳燈錄作口占詩憶權開封府推日李公寅父爲赤令暇日論**

**內外丹出成丹相示歛已并載道舊感歎公寅因勸公卜居龍舒** 本集次韻

直詩自註云僕昔爲開封幕先公爲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丹示僕

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游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



舒國數日薦潘衡造寺

本集與南華明老營云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

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告

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國何遠所記海南墨則夢得此條多不足信蘇堅以其子庠疾不克借遂還

今姑摘其近是者存之用以歸結潘衡也

韶州陳公密出素孃佐酒為賦

蘇天詞本集四鳩天詞兒素孃歌紫玉簫曲勸老人酒老

人飲盡因為賦此詞云笑撚紅牙鞞翠翹揚州十里最妖嬈夜來綺席親會

見操得精神滿滴嬌嬌後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明朝酒醒如何處腸

斷雲間和李公實詩王註子仁云先生與李惟熙帖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

紫玉簫和詩風土飲卜居為終老之計查註云本集與李惟熙帖云

云與第二首合惟熙疑即李通直也

郎為韻倅此李通直二詩與後亮工舊隱圖詩皆作與一人者也本集無與

李惟熙帖查註附會王註率稱本集非是今考本集葵天桃杏說云今日見

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為人情妙善論物理又與章援書云

舒州李惟熙丹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為癰疽大患戒之戒之本集所載李惟

熙止此且顯然又一人也王註所引帖似出公手或公過舒時惟熙來見倒

與此帖亦或有之然以之附會李通直則謬甚查註既於此詩之三李句引

揮塵錄之龍眠三李亮工伯時元中又從王註作李惟熙觀持兩端合註從

誤今皆刪去檢讀程天侔舊寄詩草題付過善藏之本集書程全父詩後云

駁正於此

天侔者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汗罪之乃書以屬過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此乃程天侔字全父之確證合註於年譜下疑其子儒之字為天侔誤迨自惠至天侔父子當不止通問而本集竟無所考今頗有此文以歸結之也

**咸著憂晉蘆蕒餉公作詩馮祖仁以嚴硯法醕蔬果為餽作書**祖仁書云

以嚴硯法醕蔬蕒珍果等為餽已捧領公將行陳公密以其祖隱居書求

**題為作跋**本集跋陳隱居書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

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審法備於正書盜而為馮祖仁復以

**其父通直遺草求題為題明月湖**詩歸此詩作於去詔之日後書可據施

有真陽馮氏語故以置英州而不知祖仁遷李公質以其兄公麟畫求題作

**舊隱宅圖詩狄咸燕集於九成臺上求題已弗及復為書止馮祖仁金山之**

行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奉辭瞻戀殊甚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追

才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汝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

保重及登舟明老寄南華碑刻至并呈四偈公以事忙作一偈以報本集南

籠示四僞事忙只遺一偈張翥相種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著衲衣歸

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此偈在太集僞類公不以詩論也施註列遺詩

中查註改編入集合註仍之題并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以促裝登

各小異今據本集改載入案舟兀甚作書極草草籠示四僞可謂

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狄威陳公密餞送於相江亭輿地廣記

威威伯固念親懷膺甚矣道話解之居佳勝旌旆之遺想已新歲

韶州府城東公以李公寅行部先出雷書為別本集與李亮工書云近別起

宋時餞別處伏冀尊重以迎多騰臨行冗迫不宜遂發韶州年表是年在韶度歲開

月五日至南安以公題石鐘山記月日為據白英至韶不及二百里公當日

已行十餘日中間無可停泊也自韶至南雄二百數十里膠凌尤倍於下今

聚行必五日料理度嶺必二日公當日能以三日到乎查氏親經此道乃據

九成臺銘為斷誤甚况公挈家度嶺更滿滿也計曹溪至韶肩輿五十里公

大約以二十一日歸二十四五日即行且時患河魚以疲以近詩寄朱服作

於人事始行前途尚欲爾調一二日故必約以旬餘也

書本集與朱行中書云承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

寂獨一簞一詠亦不能忘願句數首題書堂與詩論此詩查註謂梧州曲

每呈以爲一笑持知照不深責也

有北出湘水百餘步句而始安志有湘灘同源南為灘水北則湘川之說因

編梧州乃全未考志文也始安之軌為靈渠秦將史騰所鑿其北流入嶺內

者爲湘水自全州至永州合瀟水爲瀟湘入洞庭其南流出嶺外者爲灑水  
自興安下合桂林昭州陽朔各水凡千數百里至梧卽梧之書堂嶼豈能連  
湖南之湘水哉曲江原名相江南雄道中公河魚未止留調度歲馮祖仁專

亦名湘江今改編於此爲近是

使追送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辱賤教累幅文張榮然禮義兼重非老朽

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極瞻繫也歲暮更惟節哀自重此書作

於道中故有益遠二句作於除夕之前故云歲暮首不在韶度歲之證

彭臨賀啓本集答彭賀州啓云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灑掃真祠拜賜散

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

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德但懸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爲好彭賀州未詳公初自蒼梧起承擬

由賀江行當必與之有舊矣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十四

十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北公年六十六是年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

左正言任伯雨以為邊境竊發之禍詔遣火星觀讓之伯雨言當修德以弭  
效二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是年遼與女真構虜未幾揚割死其子  
阿骨打立十二日范純仁薨十三日皇太后向氏崩以曾布為山陵使趙挺  
之為御史中丞建議紹述復政元祐舊臣五月辛酉朔大雨雹六月范純禮  
罷東都專畧云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紹聖初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  
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  
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不早逐之  
悔將安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從  
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諫佞無恥及為  
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開為太常博士親定司  
馬光謚為文正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  
子之所為哉會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  
之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合力排之董敦逸再為御史復欲  
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元祐黨請監鹽酒務蔡京用事人  
黨籍卒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元符三年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言林希於  
紹聖初嘗書命草呂大防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

宋文公詩編註集成卷四十五

案

下頃用臣言極其職而希念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又言元祐人材誠為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幾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又言臣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臣願陛下力行鼓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赦還卒冀夫字彥和瀛州人也徽宗立召為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實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聽之黨事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為樞密院編修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即位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法紹復神考然後為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法亦隨變而欲繼悉紹復神考則法弊不便於民民怨則辱先烈可謂孝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為無補於國請盡復司馬光贖官以悅人心又奏竊聞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引用私黨蔽賢俊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乞用蘇軾蘇轍忤旨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號州移鼎泉徙復以星變赦還里卒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建中靖國元年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焉得人已而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紹聖之論牢不可破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迫天下為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邇紹聖庶逐之後彫躄零落所餘無幾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

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開此言陛下欲逾此言其如  
皇天后土何蔡京用事公堂與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  
卒諡曰忠節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元日日食王安石專政致五朝之烈掃地無遺  
宋以衰衰越三十有四載至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元日赤氣黑侵見  
蔡京專政而宋爲虜矣當熙寧元祐之閒羣臣以諫諍立節者甚衆而史斷  
以公忠規譴論挺挺大節謂羣臣無出其右公亦庶乎行其志也逮至紹聖  
元符之際人材絕少惟陳瓘任伯雨常安民陳祐甄夫張庭堅江公望數人  
餘如鄒浩陳次升之流浩固嘗以諫廢孟后立劉氏得罪而自悔其言之慤  
徽宗立再登言路則已虎豹之韓矣故寥寥此數臣者事局既改論議亦別  
合而觀之實爲熙寧元祐諸臣之殿有此數臣能使徽宗初政改觀垂敗一  
振乃不及一年而黜逐淨盡是得行其志猶不及熙寧元祐諸臣也計是年  
公一生事業已畢朝局翻覆事亦畢均當歸宿也前於南遷道中已附載陳  
瓘任伯雨事實今補錄常陳瓘張江五傳以補紹聖諍臣及元符末上書人  
之綱領若浩則及其事次升則及其人亦稍備矣其後崇觀政宣中僅有三  
事一曰重構黨禍一曰窮極土木一曰自撓避賢於本案消長進退得失之旨已無干涉皆虞淵日下之末流也於是歎觀止矣

爲狄咸作九成臺銘

本集九成臺銘云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

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  
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  
閒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積也而况得聞於天使耳聞天積則凡有  
形有聲者皆吾羽旄牛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臺之下望



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嶽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貌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

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為明老作南**

**華題名記**本集南華長老題名記云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華自六祖大鑒示戒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為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送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開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

子為我記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此記前論儒釋文繁不錄其傳註謂在韶度歲者據九成臺銘殊不知尙有此長篇也若必作此二文始去

則是日必不能行當以兩日至南雄一日度嶺三日抵南雄改徐信詩輿地無此情理也且韶州度歲是日亦無暇為文也

云徐信保昌人舉進士高第雅好苦吟蘇軾嘗造訪見信作甘露寺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賦以橫字易飛字信即下拜

**班還作陳公密書**本集與程公密書云行役艱難託庇以濟分脫月劑班還作陳公密書其哀疾此意豈可忘哉曹三功廉幹非常遺送愧感

**日發大庾嶺至龍光寺求竹二竿**南華圭首座詩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

折扛求竹於龍光寺僧惠雨憩於村店迎嶺上老人題詩壁上獨醒雜志云大竿且延東坡飯公遂爾詩

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嶺上梅已結子贈嶺上梅詩五日至嶺龍泉寺公昔過嶺而詩於壁間

**南題詩鐘**上今復過而北和前韻并作過嶺詩情狀故能從容不迫如此而

度嶺後又復作跋也至南安軍吳法掾來見觀舊作石鐘山記本集跋石鐘山記

有水樂洞泉流空殿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雲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

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響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

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

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本集此跋所載月日蓋去五字而空其位據

年譜記年錄並云正月五日過南安爲吳法掾寄陳公密書本集與陳公密

題所作石鐘山記是南宋本皆有五字也今補寄陳公密書云窮途悽屑

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旣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溝思遠就別如

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無間馳之憂行有

見竭之喜但遠德誼未忘九日作常樂院經藏銘本集南安軍常樂院新作

鄙情斯春保練以需驛召九日作常樂院經藏銘本集南安軍常樂院新作

滿不相壞雜道人山居僻介楚常樂我靜一食破神達磨耶藏勸苦建設

我無一錢覆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疑紀公旣發南安人士求爲軍學記

年錄是年正月九日作南安常樂院法藏銘

具本末屬糧以從晚泊洋石山下游顯聖寺題詩寺壁至南康縣重經田如

鼈水閣望所題獨秀峯留詩抵虔州霍漢英出見時章貢水涵寄家於水南

寄朱服書

本集與朱行中書云近因遣使上狀必已聞達某家庶祖遺已達

登鬱孤臺作詩寄李公寅書

本集與李亮工書云伯固必頻見告致懇南華

欲鍊鍾乳告求少許為兩兒婦病皆與霍漢英許朝奉燕集鬱孤臺答所和

詩寄李之儀書

本集與李端叔書云近託孫叔靜奉書遠地得達否某蒙恩

庶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浙間居度多在日攜藥囊游城市及山寮野市

鹿陵也子由閣已歸許乘燭相對非夢而何

開何遜春滿紀開云先生自海外還至頓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

遇有疾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閒拱立

公靈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閒拱立

以俟公見即笑視界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

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爾名及佛遇術士謝晉臣贈詩寄錢世雄書本

偶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欣躍而散遇術士謝晉臣贈詩寄錢世雄書本

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問方難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

中有屋可儼可典買者否如閣常之東門外有裴氏見出賣宅告令一幹事

人與問若果可居度力所及節徑往議之俟至金陵別遣人咨稟也張嘉父  
今安在開魯直无咎皆起而公爲獅子所齧尚棲遑田間公豈久廢者惟萬  
萬寬中

自愛 游景德寺顯榮湛然堂作詩錢志仲來調以烏絲欄求書雜詩與錢  
志仲書云兩日不見渴仰兼懷昨日木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

欲知之又云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 答陽孝本  
和鬱孤臺韻署孝本日玉巖居士作真贊

世之所爭者五天畜其三而昇其二 崇慶院求數珠并和贈惟湜詩  
是以日計之不足而月計之有餘也

蘇堅書 本集與蘇伯固書云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念親懷  
舟猶在顛外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

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惟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 程之元專  
使來迎以時服寢衣爲餽

衣之餽尋附啓布謝 程德孺時爲兩浙路監  
司寢衣卽被也公北歸服用必弊故以遠餽必不 孫勳自感化來見

念其缺齋衣也今則非齋卽人人不許蓋被可笑 孫勳自感化來見  
墓誌云公諱總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感化人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

節度判官贈朝散郎 勳字志舉總之弟也總爲黃師是婿後知岳州除  
提點崇福宮諱老年七十一子虬時 公抱痛存沒爲其父立節作剛說

不至者蓋服官於外耳勳事跡無考 公抱痛存沒爲其父立節作剛說  
案

剛說云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  
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  
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  
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  
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  
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  
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  
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弁按且盡斬之君  
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  
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  
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君以是  
益知剛者之必仁也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而世乃曰太剛  
則折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  
獨書此二事遺其子觀勸朱子晦菴題跋云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  
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  
而寘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  
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璣瑁合寄公公甚痛之常許其子志康爲作哀詞而礙於撫管遂遷延不果  
至是畢竟爲此文以傳介夫蓋不欲負死友

并和遲贈勸詩宮師昔在虔與

而誥責於志康也其篤於風義可謂至矣

鍾槩游求其遺跡故老無復在者因訪得槩諸子相持而泣爲槩作哀詞

本集

鍾子翼哀詞敘云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槃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伊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四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跡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槃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僕智高叛嶺南騷振江西虔守曹翬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乎况吾民乎不幸而至閩皇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閩皇

### 太后遺誥進慰上仙表

太后遺誥者慟發六宮悲總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

云臣軾誠哀誠痛稽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行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牌爲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發舜禹之大願少寬於追慕庶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廷無任哀痛隕越之至東都事畧云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故宰相敏中之曾孫女也以治平三年歸於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卽位立爲皇后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哲宗崩宰相章惇有異議后毅然決策立徽宗遂權同處分軍國事凡故事所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每聞褒錄勲賢省賦息兵崇儉愛民之事則喜見容色降手書還政崩於慈政殿年五十六

之隆亦前代所不及也獨決策一事不無遺憾又不幸卽世使嫌忠彥不能自立而蔡京等無復顧忌此史家所以引章惇語謂徽宗輕佻不足以禦天下以譏之也論者謂當趙宋全盛時有術者以其發神地薄弱不足以禦四夷特獻中龍所結穴坐罪編管其所獻卽前明鳳陽陵也由是觀之宋之得於地者既未足恃而見於天者又不足畏其致此百六之再答霍漢英許朝奉會又皆由人事之極喪而欲以三丁迴幹元化難矣

**和鬱孤臺韻與迨過簞符齋游東禪會王正彥來餽茗布遂與同游**本集與度

州王正彥書云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賴仙芝來訪記所言黃損事

日與家人輩游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賴仙芝來訪記所言黃損事

本集記黃僕射得道事云皮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

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閒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投筆徑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答孫勵再用遲韻從子由南遷者云似影堂老人也其後頗有祿仕者

據此題遲亦迎子由以來故與立節甥崔甲來見再和示勵詩江公著來爲孫勳相遇於虔有贈勵詩也

**守霍漢英赴太和聽命和公著韻并和兼呈劉安世詩**劉安世紹聖初停蔡京起同文館獻必欲寘之死再徙梅州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

府使自裁又擢土豪爲運判使殺之判官疾野將至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

爲計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劉氏立爲后悼下復發乳婢事詔孫  
睿收以檻車赴京行數驛遠徵宗即位赦至乃還尋移衡鼎起知鄆州蔡  
京爲相運譴至峽州羈管赦還卒其立朝日人目之爲殿上虎皆畏之公與  
安世放遺獨在後故輾轉相遇於慶公以其屢脫於死故云器之壞人也邵  
博因此語附會爲器之鐵石人若公歎賞其風節者然卽妄爲軒輊矣東都  
事畧斷安世疾惡太甚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以重天下之不幸其  
獨歸咎安世若此是其人毫不足取而當時猶視安世爲掀天震  
地者皆洛中卑鄙之見也餘已論定卷三十三總案朔黨各條下

### 安世游南塔寺寂照堂有作

月二十八日爲準移前置後不出十餘時也

### 又和代安世詩

歲時雜詠和代器之詩云雨過郊原一番新尋芳車馬踴無  
塵普天冷食聞前古蕭寺清游屬兩人不作佳期問新歷頗

### 同之問感餘春明年歸藉梨花上應會羣賢及四鄰

此詩三月二日記

### 蘇摩清江曲

本集書蘇養直詩中玩此詩似是公作今附較案中

滿權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

### 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

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

### 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四日作

### 南安軍學記

本集南安軍學記云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  
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江西之南境僑術之富與閩蜀

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  
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禮殿講堂觀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



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  
成而侯去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  
竊題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葬之學政告之  
然葬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鄴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  
人而已建中靖國明老專使至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流浪臭濁久  
元年三月四日

更旬於南望山門馳神香霧更希若時保練不宜  
蘇堅寄鍾乳檀香報摩

病愈答書本集與蘇伯固書云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  
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寄惠鍾乳檀香大濟要用乳

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仲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促裝登舟未暇上狀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燒筍廉泉戲約劉安世往參玉版作詩與宋子房重遇贛上述其父選鳳翔

厚遇事本集與宋漢傑書云某初仕即佐先公衆願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  
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婉歎辱書累幅話及嗜昔良復慨然四十

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畧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恍仰百變  
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因信畧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即行矣餘留面

也至是辛巳計四十一年本集作三十餘年謫今已改正公自初仕後集中  
未嘗有一字及選者至是始及其願遇之厚而公之任跡亦由是而止誠有

不自知其然者可為浩歎然本案之體大矣公謂贛而及此乃天成第一結



臥古廉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儂君河居湖南喜從遇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知陳梓坐元祐黨落職再請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放還提舉玉局觀知邛州復集賢殿修撰從梓州致仕卒

儂河從呂陶游正其在衡州時也

宋子房投詩贈行前日裁謝草畧重煩

問訊感愧不已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

請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困窮故人不遺遠辱臨訪放泊兩月勤厚至矣明旦決行料公必欲追饒古語云千里遠送歸於一別况公去家往返已千里矣慎勿更至前路舟次執手足矣

舟與勵別復止其行

本集與孫志舉書云與志舉舟次執別慎勿前去浮屠

書中已明言志舉况志與劉安世並發江大漲賴石盡沒遂下廬陵與謝舉同無其人乎今已改正

廉重遇舟中

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東坡至輔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賴石無有賴石此吾龍光詩識也本集與黃敷言書云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專遣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謝案此書黃敷言乃往代謝民師者公相遇於道中故託寄藏珍關書并有交代民師至永和劉之語今以合曾說則是時民師解還又復重遇其說爲可信矣

安世解舟去公游清都觀遇謝子和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則亦丙子生也

爲書清都臺榜贈言發虔州至永和器之解舟先去予獨游清都柳致來謁

作錢志仲書別來漲水遂失艤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未易一一道謝也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纒細馳問烏絲非久納上也吉州幕柳致與

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

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借言死

罪死罪罰此書虔吉皆錢志仲所部四月過豫章四日曠舟吳城山下禱

其爲監司無疑以借舟論則又漕使也

於順濟王廟既還江上得古石砮乃肅慎氏物也藏之廟中作新獲石砮記

本集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僊耳北歸

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藥鋒而劍脊其

庶可尉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

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

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

砥砮丹惟箇銘楛梁州貢珍鐵銀鏐砮砮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

然至春秋時雋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

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

木之忠小者屬主其茂

木堪爲筭令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楷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筭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隙於路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賦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

**詞**

吳城山在今南昌府新建縣境順濟王廟猶存

**孔平仲寄到子由家訊勸公同居穎昌遂罷龍**

**之義**

本集與蘇伯固書云住計龍舒爲多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

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漸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

**龍舒**

公初意本欲歸蜀或力不及則且歸浙浙卽常也後在南華寺李亮工具迷龍舒風土之美於是居舒意

達至虔州與蘇伯固書正經營居舒時也然是時李端叔方官許其書來相勸未必非子由意王子直又自子由處歸子由未必無書并囑子直懇致之

也公始終不決者以子由亦窘乏耳至是得子由書雖常許未決而亮工之說不復置念矣故其後舟過

**答平仲書**

本集與孔毅父書云北歸所過皆公皖江未嘗停泊其情可見也

書及子由家語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但荒微一概而已懶負至今承論子由不甚覺老

聞公亦爾然如肯不肯雖嗚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錢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依酒薄醉書不能謹

平仲又嘗官九江故云所至皆舊跡也紹聖時坐黨籍累貶至單州團練副使饒州居住徽宗卽位召爲戶部員外郎其入京必過許見子由故又爲達

書八日成國忌日書圖通偈作跋

本集書圖通偈云賦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

豫章彭蠡之閒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雷齋薦尤不厭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圖通偈一篇稍申追往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

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書

劉安世爲錢志仲索烏絲欄爲書廣成子解

公所作莊子廣成子解篇其文與解計一千四百餘言具載本集文集不錄

千四百餘言具載本集文集不錄

答安世書

本集與劉器之書云志仲本

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歸公自屢遭誣謗之後所有贈答詩往往存之於集不示其人度嶺以還求錄詩者益衆大率以唐人及魯直少游諸人詩搪塞人不悉辨也其在虔七十餘日不知所寫凡幾至南渡後遇有墜

蹟一槩採編入集故舊本雜他作至不可勝計又在虔所作詩無非佛語至於體格一變公固自云無可醜醜而李端叔輩亦云分明有所避就蓋恐小

人以之註釋指爲閻哲宗遺制作耳乃論者妄謂此卷精華已竭何不諒之甚耶此猶評某局者牽就其已成勝負爲是非之論方其利名得喪畢生事

業繁此而經營汗下苦心求變之際評者未嘗當此難也苟使之代勝者更終此局卽又北面而耳食者猶謂其說可信從而什襲之通矣

康軍與程之元約會於金山

本集與程德孺書云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

游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

胡洞微道士自九江來迎與劉安世胡洞微同入

廬山

本集與劉壯與書云久渴便欲造門以尋之率入山還當奉爵開劉

此三世矣合註以詩題稱長官疑其在西江作令者非也重游栖賢寺三峽橋至開先寺漱玉亭陵谷草

木如失故態惟山中道侶契好如昔時感歎不已作胡洞微帖本集與胡道

卓俛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

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員芟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前矣還過劉蕡仲

國公以元豐七年甲子初游廬山至是辛巳再至正十八年也

是堂以修三國志屬蕡仲荆公託某修三國志而務不爲者正恐蕡等議

其後也至是謂劉壯與曰荆公託某修三國志某老矣今以付壯與蓋劉氏

世傳史學爲時推稱故以畀之然壯與實甚非給以紙筆而厚其廩祿亦不

可爲也邵博王銍仲求題其祖渙墓表并書子由所作渙哀詞本集與劉

之流並記其事云舍弟所作詞當續寫去樂城集劉凝之屯田哀辭云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

山隱君劉凝之卒其孤格善來赴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游京師識凝之

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

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左

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

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

非獨然君父疑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  
非人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  
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環堵蕭然餽粥以爲食而游  
心塵垢之外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  
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  
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

**劉渙字凝之其棄官歸老後會**  
陳舜俞貶南康與凝之游畫騎牛圖以寄意詳卷十八總案其長子恕卽道  
原也道原故後次子格字道純已登第往從公於徐詳卷十六總案殆後子  
由謫筠過南康猶及見凝之至筠而凝之卒故作此詞也恕之子義仲字壯  
興以資治通鑑成追錄恕勞敘官嘗爲令殆公北還過之則壯興已歸矣道  
純無子似其時已卒壯興亦無子非久亦卒劉氏以三世清節震耀於時者  
上下數十年足以廉頑立懦而乃以清名爲造物所忌卒無一綫之延是可  
慨矣用是詳錄其事并使朱子之

**十二日患頭風止於舟中爲題墓表**  
本集  
說亦附見之庶幾焜皇之石也

壯與書云昨夜苦熱滅衣晨起得頭痛病故不出見容然疾亦不甚也方令  
小兒研墨爲君寫數大字恐墓表小字中亦有題目則額上不當復云墓表  
故別寫四大字以備或用也朱子劉凝之墓記云公清風高節著當時而聞  
後世不幸饋奠無主而邱墓且沒草棘中是吾長民者之責也乃建亭立石  
以戒樵牧

朱子自主管武夷山起知南康軍在

**義仲以文編爲質就枕**  
乾道中其去壯與之卒不及六十年也可爲惋歎

**上讀之病若失**  
本集與劉壯與書云且來枕上讀

**遂記於後**  
本集題劉壯與  
所借文篇釋然遂不知頭痛所在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與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并題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并題

**冰玉堂榜**也蘇賦嘗曰凝之父子冰清而玉剛堂名以此是堂詩義仲以

**茶簞爲餽答書**本集與劉壯與書云辱手教仍以茶簞爲賦契義之重理無可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此

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仍寢來命幸甚是夜發去本集與劉壯與書云某疾雖輕然頭痛畏風也承見過不果見不深訝否來日若無風侵

夜發去更不及與胡洞微同至九江觀所遺慈湖山石菖蒲遂行本集石菖蒲走別一詩取笑

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遺九江道士胡十六日過湖口訪李正臣家壺中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之將問其安否

**九華石已爲好事者取去復和前詩**山谷集次韻詩敘云四遂發皖江過舒

**州聞林希死**本集與子由書云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得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哀哉宋史云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惡壞名節

擲筆而悔之徽宗立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

希典書命章惇許以執政爲報故欣然也既而曾布在樞府惇疑其間已使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希知亳州布不能救也夫以希之知識而欲於此三

死公哀之者乃憐希之愚非幸希之死也二十四日郭祥正來迎迹觀公

所畫雪雀感懷二什

歸公自黃州遷臨汝過當塗爲郭功甫畫竹石壁題詩然不云畫有雪雀也外尚有畫蝦蟇畫螭以是知

公所能者且不止此也

抵當塗錢世雄自常州專使以詩來迎公寄十一詩與約會於

金山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人來領手作及二詩乃信北歸我退併復此佳龍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明練無衰憊氣如季札者聽之

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又問居難以遠涉須

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來金山乃幸也何蓮春渚絕聞錢濟明跋施能受

藏公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

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歸錢濟明此跋直敘至七月十五日止今自

載於後二十五日郭祥正致餽遺公欲報謁作書本集與郭功甫書云昨辱

蓋所謂得未曾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既乃悟是日爲宮師忌且不

饒拜問慙感只今上謁次一肉足矣幸不置酒既乃悟是日爲宮師忌且不

赴和祥正觀雪雀詩本集與郭功甫書云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

於四月二十五日以至二十六日報謁聞祥正言谿洞蠻神事李師中事作

知以二十四日至也本集記谿洞蠻神事李師中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碎入梅

記山谿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

嚴問之曰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

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吾儕

誠之知其爲一時彥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僚乃爾異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東都事畧云李師中提點廣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堯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勅李肅往治邕八年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以給洞貿易培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散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師中遷轉運使交趾每障竊甚必聲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旣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來求救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卒無事歸李師中後知泰州屢劾王韶邊事坐貶公言小人異議乃指王安石呂惠卿也元祐中作李師中挽詞不及此事其前過當塗未嘗有聞而功甫言於是時明矣

并題呂希彥墨

本集書呂行甫墨題云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題功甫亦

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廖正一專使來迎書十年相與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復見

天日彼數子者何故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幸寧復戚戚於既往哉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棟汗昆陵異政謫頌萬然至今不能忘爲民除穢以至蓬尾吳越戶知之非特兒子能言也目昏不能多書悚作不已

五月一日至金陵還禮崇因院作觀音頌

本集觀世音菩薩頌敘云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

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余南還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一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慈近乎仁慈近乎義忍近乎勇愛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難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隱有二長者

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  
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翠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讓若其四無我亦  
如此李之儀姑溪題跋云余愛金陵山水之勝觀得卜以成所志早飯於崇  
因其長老欽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  
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毀棄余問石所在曰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  
塵滓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  
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  
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  
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紀年錄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作錢世雄報已假顧唐  
崇因院觀音頌本集此文月日落一字據此補載錢世雄報已假顧唐  
橋孫館本集與錢濟明書云示諭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  
到金陵姪行見之矣裴家宅子果何如韻上元錢名無考據此知爲初  
審也 答李薦書本集與李方叔書云比辱手教邇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  
父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 聞曼秀舉舊作和  
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口以安晚節也不訝不訝 聞曼秀舉舊作和  
以示意記沿流館詩本集記沿流館詩云簾捲牕穿戶不扇隙塵風葉亂從  
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筒之藏又與黃師是書云塵  
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有詩錄呈韻書中  
所錄卽此詩也查註據此書收入續探詩中又以爲公作均誤 答王幼安啓  
臨江驛壁二首爲沿流館詩並以爲公作均誤 答王幼安啓本集答王幼  
安宣德啓云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開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滄平蓋將終焉偶然生  
遺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  
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書好收錄陳人粲然雲  
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  
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悠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  
加菽之不忘采以爲好又與書云許賢假大第非所敢望也稍定居當求數  
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伏臘相勞問何樂  
如之開公自九江至金陵幼安累有書問并欲以所居宅假公而事不果  
公且以歸頴辭之然黃寔寄到子由書望公歸許甚切開子由此書作於  
莫能詳也今載於此黃寔寄到子由書望公歸許甚切開二月二十二日公後  
至真州決計歸常始作復書仍由黃寔寄往也據宋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乙丑遣黃寔使還賀其子延禧立誡甚如謂使還甫出必無此神速之事且  
其召還卽在後也凡各史家與本案似此不合者甚多况彼已異同乎本案  
初以題下不欲訟寔故改列案中及入案中亦復以是爲嫌然於公之本事  
本詩舛謬此不能不正也其他傍見側出者率皆省去以免煩瑣若斷章取  
意執一說論之雖年譜紀年錄之不符所不能盡又無論乎史矣特舉此爲  
例誌於後云

作錢世雄書

木集與錢濟明書云居常之計本已定矣爲子由  
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當俟而議決之

子由苦勸不忍違其意復定居許欲自淮泗溯汴至陳畱出陸命邁迨往宣

興般擊會於儀真

開是時適過兩房幼累並在舟中有後與黃師是書可  
而迨一房則尚在宜興也茲既欲歸許又必合併其莊

田並在宜興資斧所出亦須經

紀故公有刮刷變轉之說也

寄李之儀書

本集與李端叔書云得子由書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面儀

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

求坐船於程之元候於毘陵

書云某此行本

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

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沂汴至

陳雷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遞

到彼乘來切望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

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懿叔必常得信正輔知已到京非久

上狀次開程德孺時為浙西路監司公早與約會於金山是時大求挽工

約已在常湖間錢濟明亦相待於常州其不至者以公未至真州也

於黃寔以濟淮汴本集與黃誦是書云某已決意北行從子由居行期約在

聞爾窮途百事坎壈望公一救之亦差參如此信有命也猶欲仰干一事為

絕少挽舟人四舟行淮汴間每舟須添五人乃濟公能為致此二十人否可

否幸早示論此間亦可求五七人公若致得十五人亦足用舟中熱甚草屨

不謹開黃師是時為淮南路監司似已在揚楚間大江南北有此二使者

庶不寂

公將赴儀真用舊韻再贈清涼寺和長老詩

詩有送我長蘆舟

寥矣

句公所云長蘆乃

二十日作吳說帖

本集與吳說帖云去國八年歸見中原

皆散輒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

作李廌書

本

者矣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

卷四十五

三

案

與李方叔書云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受  
寶其獲蓋未艾也此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  
人決不從出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  
與草木同腐也追過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硯  
楊濟甫數年不聞公耗使

其子明自眉山遠赴海南訪求生死未達而公還子由止之與約見於許下

答書本集與楊子微書云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別彼此鬚髮雪白而相見

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渡江至儀

之極某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取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真艤舟東海亭下本集與黃師是書云從子由居但須令兒子往杜與初聞

公謫海南欲盡罄其家具攜妻以往未及行而公還李之儀始溪題跋云杜

識其面頗問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卒歲相保裕如

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罄其家所有攜妻

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泗上

已借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專人辱手書至慰某已到儀真少幹當爾旬日舍弟欲同居  
并書和陶飲酒  
穎昌月末北上矣非久會而一惟之極人還謹奉啓不宣  
二十篇與之李之儀姑溪題跋東坡與杜子師書云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

敘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王箴將訪公海南自眉山浮江而下卒於塗

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

斜川集王箴元直墓碑云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其不敢問安否者七年

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療癘之地

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

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

答楊明告東

瑩事本集與楊子微書云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

也承示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樂

城集祭東瑩文云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貞先除異已輒與兄軾同時

遷南適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恩遺澤未泯久

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於震推恩四海漂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

真洞轍遂自龍川北還計下與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楸鬱鬱在自然念灑掃

弗躬齋祭遐逝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與程之

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瘳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與程之

元錢世雄會於金山登妙高臺觀李公麟所畱真自題一詩金山志云李龍

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寺自題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

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周益公乾道庚寅奏事錄云登妙高臺烹茶壁間有坡

公畫像翁註云未句當從石刻作黃州儋州惠州此詩確爲公是時手

題正飄泊未定閒也諸集本不載查註收入續探詩中今載於此翁說混甚

所指是何石刻輒行妄斷如或見此詩圖畫本自應依照題識款式詳載庶

幾昭信若謂他石刻則託爲公圖者所在皆是從何辨別其所措或卽晚香



堂石刻作黃儂惠此乃董其昌所書不當引以亂集也

**聞朝局事紹述復熾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陳祐**

**等皆逐**人所報大抵相兄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靜耳

中曾布在陵上密授御史中丞越撰之復建紹述之講排擊元祐臣僚不遺餘力一二正人並皆黜逐嗟夏之交正其擾攘時也布之意專欲逐韓忠孝

忠彥雖為琦子庸才也以爲爾主紹述吾以最善紹述者勝之因復召蔡京用鍾世美議改元崇寧不數月聞忠彥既逐布亦自及於是京挺之相繼爲相而亡國之勢定矣初趙挺之爲德州判以行市易法得進時黃庭堅監德

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公嘗斥挺之爲聚斂小人挺之按恨遂有草制誦謗之誣其後雖坐蔡確罷去然小人無忌憚又何所不至哉公自註語明

指挺之時挺之勢張甚使權無恐未見窮居庭堅素輕挺之與同館每嘲戲之挺之積以爲恨其貶死

**公決議歸罪陳定居孫館世遂還**錢濟明跋又宜州之禍已伏根於此矣

**因復子由書**來二月二十二日書竊知近日安訊兄在真相侯既往逐之遂

決議爲毘陵之居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適值如此可歎可笑兄近日安訊兄在真

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備過金山社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

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

極佳浙人相惡決不失所也更爾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再其如天何士君子作事但於省力處行此

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爲省力避害也候到定費一兩月方週週去注官迫去

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以凡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  
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念保愛保愛今託師是致此書歸道一房  
尙在宜興見此書中大約所居卽莊田之  
屋距城五十里南遷分散姑寄於此耳  
舟中皆伏暑自愆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人汗出陸又閩子山亦嘗用不忍  
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憂愛之深故及之子由一  
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  
有金山之約至是始定議歸常乃本案第二結也

**王承議自京口專使來迎**  
本集答臨江軍知軍王承議啓云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  
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  
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諒風流近傳邵父之繼  
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  
至筆舌

**二十九日別發運司屬官作書**  
儀真二十九日手簡別發運司屬官六月自潤還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數  
旬前帖尤可費也趙仲蕭以示周必大敬題其後慶元庚申二月乙丑

**月一日與米徽遇於白沙東園**  
會故爲江准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園  
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州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  
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  
亭池吾儂以澄虛之湖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微其中以爲清齋之堂關其後

案

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列植而交際

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關公泊儀真時往來於東園者以其地可

游曠故也公有午睡方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紀年錄

誤以此詩列入至常州後年譜五月歸常亦移東園於常矣皆誤註家皆不

知東園事跡今以周益公說考諸東園記時發活羅浮見赤猿事米元章贊

運司悉出迎款故往來於園中其事確無疑矣羅浮蒼見赤猿事米元章贊

蘇東坡挽詩敘云辛巳季夏相值白沙東園云羅浮蒼見赤猿後數入夢詩

云六月相逢萬里歸又云小冠白履步東園羅浮蒼見赤猿事米元章挽詩敘以證本

集所與各書蓋初三日之夜病作病後各書情狀羅浮蒼見赤猿事米元章挽詩敘以證本

十三四日已在京口此一證也又公與維琳書云一病五十日此乃七月二

日病限則六月初間未病之日即無有矣其中間不容髮也同米徹游西山

### 追署南總松竹下

米元章挽詩云會借南總逃蘊暑西山松徹出太宗草聖

### 及謝安帖求跋

米海嶽題跋云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澈出太宗草聖

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昔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

元麻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璋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澈出太宗草聖

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撫版余

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

丑日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此跋後列于支毛晉不懂數學申譎數處

今爲理簡米元章生於嘉祐六年辛丑至是年辛巳年四十一又八年而卒在大觀三年己丑年僅四十九也至此帖元章性命以之特欲求公一言以爲重公雖緩納之始終不署一字其意可見矣

**傳賢出錢邀同程之元爲會既罷招米徹夜話舟中**

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傳守會已罷而歸矣風止江平可來夜話德孺同此想

**傳守乃傳賢也餘詳後條**

**述之才之邵意稍佐資斧公不受之元行作子由書**

本集與子由書云程德孺兄弟出銀二百星相

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

侯卿恐逐北行兄不能見又恐其省母蘇州若見當令人探其意也墓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千緡買地何如爾作葬事千

萬勿徇俗也附錄八郎婦卽遠初婦黃師是女也時方讓續親林希之死亦

况此書中史載林希以師是兩女皆嫁轍之子所爲不正言於哲宗罷其河

北轉運已誤若邵經邦則竟以爲皆嫁公之子尤爲夢壘其知

城葬地亦因遠婦之故公一言而決自是兩府結族葬於此矣

**賀黃寔內召**

本集與黃師是書云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

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

**戲贈孫賈詩**附錄此詩在遺詩中查註據外集編海南卷中合註謂孫賈嘗守真和二州當爲北歸

於廣陵此時既不過黃或賈方爲和州未可知也如附載

**答傳賢書**本集與前之黃州揚州同一不確姑從合註附編於此仍俟詳考

云再辱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謝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然非足下

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謂傳質所報

事卽後答章援書中穆卜之事所謂紛紛見及者謂時方酷暑公葺房繕未歸

是也此書時敘情事一一符合傳質卽真州守也謂公赴臨汝寄家於真

州當時置市屋以資餽口此時或有變易故經理之也餘已詳卷二十四總

案至儀真條下久在海上覺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昨日

不堪懷柳子厚所謂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墓誌云病至且億甚食黃薺粥

覺稍適會米徽約明日爲筵且以四古印爲質公於枕上玩賞之緩其約於

雨後猶未以疾爲意也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昨日飲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破

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甚食黃薺粥甚美卧闕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

過備然時也印却納上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食則脹不食則羸

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闕念但念吾元章適往凌雲之

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私年瘴毒耶今真見之

矣餘無過曉夜扶持之自是胸膈作脹却食飲夜不能寐輒端坐飽蚊子體

足言者漸羸徹尙求謝帖跋已孳近筆硯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食則脹不食則羸

夕如何度謝帖既未可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謔爾眠食皆未佳  
當緒拜簡謂此數句寫於帖後跋在其中矣何必更作其必不爲者與始  
終不作曾布塔記一轍其中分寸甚嚴而非元章之所知也

午睡方起聞徹謂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

記一詩謂米元章挽詩云今看麥飲發悲嘔自註見公送麥飲詩至施註  
之悲而不能免紀氏之謗至誣之爲藥店榜子公在海外所作藥錄罔益公

不以醫流目之而以陸忠宣爲比大哉言乎吾以是知益公相業有足取也

越兩日困臥不起而河水汚濁熏蒸几席因以太宗草聖及謝安帖歸徹且

辭之遷舟過通濟亭泊於闕外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  
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馳納埃少愈也河水汚濁不流熏蒸成病今日

宿遷過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只就活水快風一洗病滯稍健宿奉談

笑遂爲書屬子由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墓誌云公始病以書屬徹  
也

我銘徹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復兩日疾稍增過讀徹所作寶月觀賦誦聲琅

琅公臥聽未半躍然而起謂徹曰公不久當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本集與

書云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闕外風水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兒子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

元章不盡若此賦富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  
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意頗欣適疾稍減杖而

能行十一日微以上計來辭米元章挽詩自註云公強起送之別於闢屋下

米元章挽詩云力疾來辭如承訣自註云公別於真開屋下日待  
不來切恐冀州人道放著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別而去也  
遂發儀真

十二日渡江過潤州王承議來迎謝却之本集與章致平書云到京及柳閱

至公大慟且聞蘇頌病亡傷悼不已十三日命過奔赴頌喪召僧徒薦之作

功德疏本集薦蘇于容功德疏云伏以自昔先君以來常講宗盟之好俛仰

之際四十餘年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

相愧敢緣博物以薦一哀伏惟三寶證明云云東都事畧云蘇頌爲相務使

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遊功生事諫

官楊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詔令頌上章辭位乃以親文殿學士充集禧觀使

出知揚州紹聖中除太一宮使居京口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  
八十二贈司空臣傳曰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譴毀獨頌然不爲  
讒邪所污蓋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國朝肅祐中宮師  
與子容講宗盟於京師至元豐間公以詩案繫臺獄子容亦以事職至所居  
僅隔一垣子容有詩記事其後公放歸宜興子容亦以母憂歸京口公往弔  
之始握手道故元祐初政召頌還朝頌不起屢召始至非久而公出爲守後

公典兩曹頌卽罷相以去計其相聚之歲無幾至是病還京口老成云亡追維往事撫影自傷誠可痛矣此疏未竟公但述其所欲言耳後截似命過續之故曰

**挈閔邁道等往哭柳仲遠及德化縣君墓爲文祭之**

本集再祭柳仲遠文云我厄於

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

云何兩逝不慙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墜其目泉壤咫尺聞也有立氣

買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可必

柳仲遠乃柳子玉之子閔字展如仲遠之子也公倅杭日常潤賑饑與子玉

同至潤州有與刁景純子玉唱和及和子玉家宴詩是子

玉乃潤人審矣餘詳卷十一總案二甥求筆跡詩條下

**十四日李傲與頌**

**諸孫來謝公泣臥不能起**邵博聞見後錄云李傲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

病遺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

不能起**子容乃蘇紳之子泉州人仁宗朝紳爲翰林學士歐陽修言其**

舉人不當出知揚州喪父其居京口大約始於是時頌之子京字

世美嘗爲許州觀察判官韓維薦之於朝據邵說似京已故矣

**時大江南**

**北咸以司馬光望公所至聚觀如堵競傳入相公門人章援適在京口聞之**

**甚懼不敢修謁乃以書求通**趙彥衛雲麓漫抄云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

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

海東之行其子援尙雷京口以書抵先生援惶恐再拜端明尙書台坐伏念

援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

案



勞行色以致後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盼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  
被罪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卽欲便道省覲又願幼穉攜致之今醫拯此治  
任憂懼且暮還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齊於衆人宜其所以未獲進  
見者援於門下豈敢用此爲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爲有罪况乎不克  
見者乎遂巡猶豫事爲老親固當審慮耳邇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  
尙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援不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尙書固聖時之著龜竊  
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旬數之間尙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廟地親責  
重所付度者幸而旣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迹避嫌也又云章書  
凡七百餘字不具錄劉克莊後村題跋章援與坡公書云子厚當國乃傾坡  
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勸其養丹備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憤忮  
必致之死小人負邱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  
以不同歟致平在諸家子弟中尤豪傑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  
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  
**案**斯立乃劉鞏之子鞏當國時致平日奔走於其門與斯立厚善鞏坐是爲  
言者所攻後鞏竄死新州而人言頗不一故後村牽連入之用以譏致平也  
**公歎詫不已答書**雲麓漫抄東坡書云自僕與得暑壽  
困因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書乃  
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閒出處稍異交  
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  
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所  
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爲幸見今病狀死  
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却飽今且速歸昆陵聊自慰此我

里庶幾且少休不卽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軾頓首致平學士閣下  
六月十四日此紙乃一揮筆勢驅驅冷在其孫洽教授君處關關此書具載  
本集今合趙說摘錄以其載有月日也意援此七百餘字雖未盡見大率患  
得患失反覆飾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親受衣鉢而不堪如此信小人而  
無忌憚

十五日舟赴毘陵公體氣稍復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運河兩岸千  
萬人圍隨而行公曰莫看殺軾否邵博聞見後錄云李傲曾東坡自海外歸

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爲人愛慕如此至奔牛埭錢世雄復來迎公卧榻上徐起

謂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爾因

以易書論語三書付世雄藏之名山舟抵毘陵遷寓孫館錢濟明跋又云六

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

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足言者久之復曰某

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

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復待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

孫氏館船中緩舟東海亭乃遂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墓誌云六月請參

歸智果院專使問安答書

本集與參寥書云某病甚幾不相見兩日乃微有生意書中旨意一一領但不能多書歷答也見知

識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其他不恤也明年壬午八月參寥自香山見過於上瑞自云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期句

子一言過爲作送參寥道人南歸敘錢世雄曰必道見慨然追論往事并出

以勉之時年已六十矣見斜川集錢濟明跋又云日往造見見必矜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

嶺海詩文示之錢濟明跋又云日往造見見必矜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

坐人七月旱甚命懸黃筮書龍於中堂每夜燔香致禱一如作郡時濟明書云

家有黃筮畫龍拔起兩山開陰威凜然舊作郡時常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燭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閑雨意可來禱一炷香否舊所藏畫今正曝

涼只今來立秋曰作米粥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其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

閉看否元章挽詩自註云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六闕公所有書牘不皆

自書必先有白本隨草其上而使人錄其或有加意者則塗改其上而自爲

書之其有隨手以去者則白本之所無故往往一事數書相去不久而中有

脫畧也至其本之多寡或分年季或格盡則易必有定程每考其所存書牘

大率年載間與一人十餘書者存則竟存以皆在一本而本存故也亦有截

然無前無後者則連屬二三本而本已不全故也至南遷已後書牘皆過所

掌以元章之註考之蓋公寫此數句於白本令過錄而函致過已迫不及此

哀毀之後元章至而見之凡本必有透開月日故云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

中批蓋名款未具尙未成書也故本集編入書類已無月日而元章所記則

月日猶存由是推之歷年書牘散失彙本情顯然矣又考下年崇寧辛巳開

六月是年七月立秋當以初五日前後為準計自初五日至十日病勢遞減此非吉象故十五日一變之後必不可爲矣親知餽遺皆

却錢世雄和飲子以餽分幸甚不倦日例見願爲望復餽蒸作皆受之本集

濟明書云諸親知所餽無一畱者世雄或未至則促之以來抵掌爲笑十二

獨拜蒸作之餽切望止此而已

日欣然欲近筆硯爲世雄書江月五詩十三日跋桂酒頌書小字桂酒頌

錢濟明富即跋此本十四日疾稍增錢濟明跋又云七月十二日疾少閒日

也此跋本集不載紙述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猶存也病甚之後濟明所載或詳或畧不可追討深以爲恨此跋錢濟明書

於施能叟所藏公帖而何遠錄於春渚紀聞者題曰坡仙之終不云刻石然

何遠及見道過濟明必無誤也紀聞一書據姚士麟已云抄補遺脫句抹字

竄毛晉自云喜得全本蓋亦未確此乃至十五日四字之下原文已缺後人

以其題曰坡仙之意必無差謬今以公與濟明書自述病狀補之語老矣後之

人或見善本及原跋石刻至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却以參苓瀉湯本集

能助所不逮者甚望之也濟明書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殆曉乃止困憊之

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而氣溲上逆不

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

**安枕席陸元光輟所御嬾版以獻公稍安**梁溪漫志云東坡止毘陵氣寢上

猷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錢世雄見疾不可爲以神藥進公**

據是版而終歸嬾版即古之交牀也

**曰神藥理貫幽明未可輕議也**本集與錢濟明書云蒙示諭昨所得過矣思

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畱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陳輔之至邁等未敢通公道**

邪齋贊發內丹之旨也繼有思無邪齋銘用詩三百意以答子由也此乃用

思無邪齋贊自以舊事爲典實也意謂濟明自**而返之相與道故**矣熱甚起居何如歸宿田里得疾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

與故人一笑此又出堊外也力疾書此數字**世雄亦與楊評事來**本集與錢

謂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也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

傳說爲列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

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段論天人死生之際乃公一生得力在是而因韓碑以發之者其云生無惡死不墮卽此意也乃子由後作墓誌方在逃禪避禍之時輒因此語增出祖化之說與公易贊之語全背又因祖化於論文中增出深悟實相博指無礙皆其一時私意木集從無此論黃魯直李端叔輩每謂公行文自應舉以至老未嘗少變足以證其非也邵註知其誣已於墓誌刪此數句而慎無哭泣以祖化七字失刪殊不丁當此不可不正也公所爲塔院碑銘偈頌半出游戲而兩陽疾疫禱薦諸文則內制已多官司並用朝廷所不能廢其與瘠才參寥交者亦猶韓愈之有大顯文暢若以小本主淨慈維琳主徑山無擇主石塔論此以人治人之道卽後世亦僅能如此管教公未嘗有所偏也公嘗云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使此語而出於洛學末流無異天漿玉液亦足烹分俎豆推出之於公故如糞穢之不若也朱子旣遭黨禍或託浮屠言以自解又問道於張紫陽而紫陽不容則曰朱某陰悅吾道而陽非之不可與言也語錄本浮屠家法而道里二字創自語錄實六經之所無今如若要熟須向這里過之類以禪混經在處參雜獨本集未嘗有如是流露不覺者也然此皆小疵與其人其學不損毫末無足輕重而可奇者出之則萬口作證入之則萬口幫頌加膝壓

行可數步二十三日睡方覺徑山維琳投刺驚歎久之乃邀與夜涼對榻

與徑山維琳書云某則病五十日日以增劇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蒼年出山旅次時耶

不審比來眠食何似某扶行不邁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

否晚涼更一訪德甚開維琳乃公帥杭時使主於杭徑山寺者也公渡海

浙僧皆禱佛求公返還中州琳二十五日疾革手書與維琳別維琳書云某

其一也時主徑山已十餘年矣越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二十六日徹縣維

琳說偈答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此二句乃公思無邪齋銘起句

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帝筆書曰鳩摩羅什神呪免難不及

遂絕筆於此矣紀年錄云徑山老維琳來說偈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

笑羅什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帝筆書昔鳩摩羅什病急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後二日屬纊二十七日上

燥下寒氣不能支樂城集祭文云上燥下寒氣二十八日將屬纊觀已離

維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公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世雄曰

至此更須著力答曰著力即差語遂絕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沒時錢濟明

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韓昌黎與大顛游姑以寄意亦猶朱子作佛

語寄揚誠齋周子充而魏華父謂晦菴逃墨以解學禍耳文人游戲都無此

非彼是之別以朝官出家者獨蕭瑀耳乃釋氏語錄造為昌黎參禪之說至極不堪故洪之不安語為足向也此條乃紀年錄原文證以洪說益信而後知欲以恒化之

**邁問後事不答是日公薨**

墓誌云問以後事

實七月丁亥也

不答湛然而逝

邁蘇邁傳云邁字伯達長子也母通義君王氏與弟迫過皆從學於王邁

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令鞅在政府作詩送之歷兩考鞅宜撫河北復以

親嫌罷鞅南遷邁從至金陵移家就食陽羨既而授仁化令及赴章惇請惠

詔鄰郡當避邁棄去從鞅惠州鞅渡海留邁家焉明年鞅徙龍川道出惠州

亦委家於邁翠遠而去邁同其有無復求酒米藥物轉海為養哈瞻集之

感與遲迫過遠共發為詩越萬餘里而致其意焉居四年從鞅歸香陵鞅卒

葬嵩山下因家於許依鞅為鄰大觀元年起知嘉禾又四年罷鞅聞邁歸有

詩是年冬鞅亦卒蓋政和二年也邁生嘉祐己亥至是年五十四仕至駕部

員外

**迫**蘇迫傳云迫初名竺僧字仲稷軾中子也母同安君王氏少孀初不

守河中遇異人坐而呵以氣覺腹中如初日之照四體皆溫失疾所在及長

志尚奇逸好為楚詞元豐八年從軾赴文登賦淮口遇風詩為軾所稱時年

十六矣元祐初政賦召還以歐陽文忠師友之義請於薛夫人求棊女為迫

婦自是數歷中外凡九年中迫未嘗一日離及南遷舟抵當塗有後命不可

復以家行迫涕泣求從不許書六賦遣歸陽羨元符三年軾自儋海內渡迫

往迎嶺外與邁過侍於羊城從游粵秀靈洲岐山曹溪韶石諸勝既度嶺復



游於廉泉八境者累月以歸軾卒敦守舊學抱遺編者十載過蘇過傳云過  
政和元年年四十有二始爲武昌筦庫官過送別而爲之敘過字叔黨軾季  
子也與道同母生性至孝母卒未免喪從軾遷嶺海以遠去母殯爲恨手書  
經藏申罔極之痛軾記其事及赴僭耳市無肉或至累日軾惟食芋飲水杜  
門送日過無以爲養乃變煮芋法爲玉糝羹軾甘之而喜爲賦詩其能養志  
類如此又嘗歎過夫婦孝亦見於詩也後知鄆城令以法令罷起爲中山倅  
從其帥陳公游天寧寺題名寺壁作登城口號詩時宣和五年九月七日也  
是年十二月乙未卒於鎮陽道中年五十二過道爲詩文字皆有家法過於  
畫亦續一燈及卒晁說之誌其墓符蘇符傳云箎軾孫邁長子符之兄也  
過有傳此乃補史所畧故不備云箎符元豐戊午八月十二日生於彭城軾  
命之日楚老年二十四而軾卒符字仲虎幼能詩軾呼爲作詩孫從邁至忠  
已弱冠軾顯而喜聘王適女爲之婦建炎初由宣教郎補國子監選司農丞  
出知蜀州紹興中召爲司封員外郎試秘書少監擢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  
兼資善堂翊善拜給事中八年秦檜主和議王倫偕全使至詔曰全國遣使  
入覲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符與尹焞薛徽言及御史方廷  
實力言不可九年八月充金國賀正旦使十二月見兀朮於東京兀朮方謀  
復取河南止之明年三月符知其渝盟急歸報兀朮分四道入寇矣尋試禮  
部侍郎拜禮部尚書兼侍讀罷知遼寧府復敷文閣侍制知饒州乞奉祠提  
舉台州崇道觀加敷文閣直學士起知邗州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卒符與范  
冲尹焞汪應辰同朝皆能有以自立然持論不主和議亦可謂用不適時矣  
思陵雅敬軾恒稱子瞻而不名於符則厚遇之云論曰軾嘗稱修諸子發奕  
奕辯如孔門弟子各得一體若軾子邁道過亦庶幾似之然修子於熙豐間

未嘗干權利以進取而賦子於崇觀以後亦沈頓以終並能保其前烈此當日名臣子弟所難而獨盛於歐蘇也符當汪黃檜後先黜亂之際乃能禦身立朝不為姦兒所汚禁名為賢其家法顧不傳矣

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上元仁和王文誥見大

乃適道子不可辨過後生六子籍節笈篋筵道尙有幾子無者所知者公存日六孫後爲十二孫符之外惟籍與符同朝紹興中官右承專郎遷太常主簿二十五年四月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餘無考會孫峴字叔子官泉南船司見施註峴乃過之孫也居嶺昌陷金符奉使挈以歸官太府寺丞爲道之後見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游山錄會孫嶠字季真乾道九年孝宗旣製欽贊崇贈太師特賜嶠出身擢爲臺諫元孫植官宣教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元孫朴陸放翁周平園皆與嶠朴游故於其政語屢見之以是知嶠之字朴之名其邁道符事後皆不詳茲採樂城三集梓川集及史家諸說合本集爲

立傳皆承衾而哭窆出徹帷斂阼成禮明年壬午崇寧改元閏六月二十日

是日癸酉乃二十日也

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高陽峨嶠山

樂城集崇寧元年五月一日祭文云先壘在酉老泉之山歸骨其傍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憤地雖知郟山曰峨嶠天實命之豈人也哉弟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吉孟秋歸於其阡顧川有蘇肇自兄先此乃子由迎柩之文其兩公營兆郟城之讓畧見於此

以同安郡君王氏附

樂城集崇寧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祭同安郡君文

望之拊膺自歎之亡旅殯西折九年於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遷往告遷及迫初婦靈輜是升道出潁川家寓於茲迎哭傷心墊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有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於卽林此乃子由告遷之文同安君柩在京城道院邁等既赴嵩陽營治復歸毘陵奉喪以來子由先遷同安君柩於精舍以待其至月日情事委曲備具使無此文卽竊不可知矣此精舍後賜名旌賢廣惠寺史以爲過所葬究非是禮之重者莫大乎喪胡可紊也

子由爲墓誌銘遵治命也任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

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墓誌云公自元祐以來未嘗勳上輕

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有易傳九卷書傳十三卷論語說五

卷不載卷數今據本集補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

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見前論謂出於後人雜湊信非誣也公未及葬

黨禍復起與司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孫不許官京師五月丁巳諫官彭汝

霖發之也庚申逐韓忠彥乃會布主其事閏六月壬戌逐布卽累貶至司戶

參軍自庚申至壬戌僅六十五日可想見布忙迫力行之也使布以是力諍而去幾爲後截完人而明請以其母爲布女孫故苦爲掩蓋亦足以欺後世矣乃明知蔡京自豐祐間爲京尹時已與內璫交固至是其力必不可敵而

欲以此固位而拒京適足為驅除難耳且布雷此與京為之後之禁毀勒碑  
卽京志慮之所不至正因布已佔去京無以勝之故其狎客葉夢得強浚明  
為搜剔至是耳

凡此皆布之罪

九月詔籍元祐姦黨待制以上公首惡而宰執以文彥博為

首惡御書深刻立端禮門

張綱華陽集紹興間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

史家皆載九十八人此初刻也或云一百二十人者恐誤當以張綱劄為正

二年癸未四月詔毀東坡文集傳說

奏議墨蹟書版碑銘崖誌

王明清揮塵錄云九江碑工李仲宰黃太史題其居曰球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

守呼仲宰使劉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寒因開蘇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饒以酒而從

其請及黃庭堅程頤等所著書凡學者誦習傳說稱毘陵先生而不名放翁題跋蘇氏

易傳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云紹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陸游議

九月詔宗室不得與

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有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三年甲申六月重

籍姦黨仍以公為待制以上首惡而宰執以司馬光為首惡御書勒碑置文

德殿門東壁蔡京復自書詔放天下州軍刊石永為萬世臣子之戒

元祐黨籍碑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其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書之將以殞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邁制揚功彰善瘞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文臣會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會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會任待制以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勛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王欽臣孫升李固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吳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揚畏郭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敏葉祖洽朱師服餘官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銜鈞袁公適洪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岫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徵高漸鮮于紳張夙呂諒卿王賈朱絃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檣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郭忠臣种師極韓治都脫秦希甫錢景祥周紆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俛許堯輔楊拙胡良梅君俞冠宗頌張居李修逢純熙高遵恪黃才曹盛侯顧道周遵道林唐葛紆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補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瑛倪直潘蔣津王守鄧元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敏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

行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瓌任伯兩張庭堅馬肖孫諤  
陳邠朱光裔蘇嘉驥夫王回吳希績吳倚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李義直吳處  
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社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明葛茂宗  
劉謂柴衮洪羽趙天佐李新冠充張恕陳并洪芻周鏐肅利趙鉞滕交江洵  
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紉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  
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濟郭子旂錢盛趙  
希德王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旌李思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  
李疏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展寶鉞趙  
約黃卿從馮說會齋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張蒼臣李俱閻守  
懋王絳李穩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章惇右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遺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  
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爲誦於一時而信於萬  
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乃瞭之曾大父  
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正奉大夫暉幸託名節後徽以家藏碑本  
鏡諸玉融之真仙巖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齋沈暉謹識

重刻於龍隱巖者較沈本先十三年詩嘗親往觀之即王昶所謂饒本者也亦三百八人闕一人其為臣不忠曾任宰臣有意悖無王珪內臣別有王化

臣一人亦沈本所闕若沈本增入王化臣饒本增入王珪則皆足三百九人之數矣據金石粹編考其姓名小異者凡十八人但如沈本原摺莫俟並未

磨泐而梓編所載沈本為作莫俟是其所考亦不足盡信也故不備載

**五年丙戌正月彗長竟天太白晝見雷**

**擊黨籍碑碎之** 事文類集云所立元祐姦黨碑一旦為雷所詔除朝堂外處

**黨禁石刻** 魏了翁鶴山題跋云崇寧定元祐為姦黨元符上書人為邪等以

以姦魁邪上為最榮然則謂隨夷瀕謂距踏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

轍也續通鑑綱目云詔求直言因星變也半夜毀碑畏蔡京也倪元璐云常

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是時徽宗驚懼下詔引咎復官

還徙罷方田歲貢科歛市易香鹽楚茶等事二月罷蔡京大旱即雨三月彗

滅詔星變已消直言無用罷者皆如故謀復京明年二**政和改元方內醮道**

月京再相三月蔡攸進自是京與其子爭權而宋亡矣

**士朝天還言奎宿方奏事即本朝蘇軾也** 張端義費其錄云徽考寶錄官說

答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召**贈龍圖閣待制** 閣閣政和中追

問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言**贈龍圖閣待制** 閣閣政和中追

紹興中追贈各事合**靖康元年丙午金人圍京師檄取東坡文集及司馬光**

註已引載本傳後

資治通鑑

東都事畧云金人移文開封府如蘇軾文集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索取合註凡例論金人索集事引孤臣泣血錄言復

翰林侍讀學士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澀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染

家焚黃舍人

漸而怨之建炎二年戊申詔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紹興元年辛

亥特贈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九年庚申詔賜汝州郟城縣墳寺爲旌賢廣

惠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九年九月詔汝州郟城縣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爲名乾道六年庚寅賜諡文忠

治述統類云知眉州何者仲請於朝勅曰王佐之才可大用君子之道闇而彰揭爲儒者之宗

用錫帝師之寵遂崇贈太師九年癸巳御製敘贊并集畧曰跨唐越漢自我

師模敬想高風掩卷三歎可爲一代文章之宗詔有司重刊東坡文集端平

二年乙未詔從祀孔子廟庭位列張載程顥程頤上

宋史理宗端平二年正月甲寅詔議胡爰孫明

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頤程頭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是皆兩宋徽姦綱黨報功崇德

之朝章也公在告日蜀人咸望公歸

米元章挽詩自註云梓路使者薛道祖書來云鄉人父老咸望公歸也俄



老翁泉竭

梨城集東塾老翁井齋僧疏云伏以先君子太子太師兆自東山

於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失其常性厥咎在人今者歸依佛

乘救拔眾苦伏願泉流廣發草木華滋居人蒙賜堊域增固彭山復青方

以爲異而訃至張端義貴耳集云蜀有彭公既薨浙西淮南京東河北之民

相與哭於市其士君子奔弔於家秦隴楚粵之間車塵馬跡所至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陳師道方官京師聞公訃

亦卒何遠春渚紀聞云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

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聞陳

無已公所薦也既坐越境見公出爲學官紹聖初言者復論得非科第罷歸

至是召爲秘書省正字在官年餘耳無已貧甚方胡來無衣勢不可出其妻

與趙挺之妻兄弟也因假得挺之衣使著之無已軍凍其軀以出不屑也以

是構疾遂不起使是時無已改節以事張耒在穎舉哀制服坐貶黃州安置

東都事畧云張耒以直龍圖閣知穎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初耒在

穎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禮舉喪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

年得自便居陳州

黃庭堅懸像室中奉之終身

邵博聞見後錄云趙肯堂親

尋主管崇福宮卒

黃庭堅懸像室中奉之終身

見曾直晚年懸東城像於室

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誰所驚避曰  
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敘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尋與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廢黜以卒子由泣曰我初從公願以有知撫我

則兄誨我則師樂城集祭文云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徹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

兄端明尚書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  
我愚賴以有聞與君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

維渡嶺涉海而後七菁瘴氣所蒸颯風所吹自僭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  
亦未出嶺終止毘陵有田數頃遊將歸休菜室擊井鳴呼天之難忱命不可

期秋以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唇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  
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予不叔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

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寇多士義勳蠻貊流竄雖久此聲  
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

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幸敬罔爾於行  
涉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又題東坡遺墨卷後云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

世人不要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  
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旋涕漉

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歎驚興廢自有時詩書  
付西京讀以上詩文二篇卽子由挽詞也雖有月日案例已較故載於此

米敬曰道如韓子文比歐公八周禦魅能旋六合著名猶窄元章挽詞語然

已該其所欲言矣禦魅句謂遠自海外歸也元章相從旬日之久據此錢世

句則嶺外詩文盡見之矣以其用昌化軍謝表公必不獨出此文也

**雄曰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聞也**何遜春清紀

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聞也之句冰華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

降鄒陽事冰華曰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開文軸甚多偶取內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婢也

**李薦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

**還千古英靈之氣薦布衣也文出天下誦之**皇宋治述統類李薦文曰德尊

為累惟才能之蓋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贈贈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瘴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固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做

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薦布衣也與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誣德洪石門跋李身弔東坡

文云皇天后土一聯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呂木中紫薇詩話所載同

**舊門戴筆瞻斗彌高**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龍光宣裕陵聖德

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諫諍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李之儀姑溪題跋云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

中既以玉盤孟名之又卽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園相示而東坡

小楷二詩在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黃庭堅山谷題跋云連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聽松花泛魂愛此

金屑銑澤因爲邦直作草頰覺去古人不遠然舉世傾風防川莫遏朱弁風

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耳舉世傾風防川莫遏月堂詩

話云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論坡詩者自覺氣素而

人或謂之不類贊袞梁溪漫志云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門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

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關便覺無清氣海內則何曾識古風平日驚篇誰護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陰縱之

景行嚮往家有眉山宋孝宗贈太師勅云人傳元祐之學家燈葉相承烟林

如織又未易悉數也公所爲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

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不知窮已但行於所當行止

於不可不止謂以上用本集自評文語雖嬉笑危苦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

芒雄視百代謂以上摘錄本傳語子由自謂瞠乎弗及在黃杜門深居承先志述易

傳千載微言迎刃而解復作論語說發明孔子之秘最後海南作書傳推明

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

知我矣

以上用墓誌語其後蔡元定之子承其父學師命爲書經集註其實在他說無可通者只得用蘇解是子由多所未達之說非始爲

是言也公在黃容以論語說五卷錄寄文路公後自雷州渡合浦自云所撰

易書論語世未有本又與李端叔書云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

益於後人耳目也合此數說觀之其易論語說雖成於黃實定於詹充以爲

十六七年學識必有所損益矣魏了翁曰蘇子進德先後有敘此之謂也

呼公文章爲百世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

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瘳胡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強

而致也論以上傳曰蘇軾自爲童子時讀石介慶歷聖德詩蓋已有頡頏

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

上第擢詞科論聲名赫然動於四方八字必移此二句下與本案方合以

敘事乃總斷語故爲排

非損益一二字所能移易故仍之也史家本不計瑣碎且此非

宕而出未可謂其誤也

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其器識之闊

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

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

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此條摘錄宋史本傳王稱曰受之於天超

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

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

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此條錄東都事畧總

論德洪曰東坡公騎鯨上天去矣其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

氣與天地相終始耳平生文章流落世閒者所在神物護持多見山人野士

之室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瓊儋水石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也此條摘錄

德洪石門題跋德洪正當網密之時意謂山野非勢利場故皆好義寶而藏之所見爲獨多也言婉而意深矣事畧出乾道後今列於前者史例耳附綴

以德陸游曰昆陵先生與李陶帖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

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武子當求善工堅

石刻之並傳天下歸老山陰武子方官於是因爲作施註敘在嘉泰二年此

跋當亦同時作也據放翁他跋云某生於宣和未又云紹興辛巳年三十七無誤

七爲考其說乃生於宣和七年乙巳至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年三十七無誤

至嘉泰二年壬戌作施註敘年已七十八矣跋周必大曰仇仙行如冰雪足

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羣姦學士大夫得其片文隻字輒藏去以

爲榮蓋非特取其華藻也黃門銘其兄曰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知此言爲實

錄必大益公題跋朱熹曰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

石友庶幾似之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百世之下尙可想見也楊深父示以

公與其先世手書益知公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

刑禍屈也因識之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朱子梅卷題跋云東坡此

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奉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關其  
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  
有說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又跋云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  
故其臨帖物色壯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  
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像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  
有會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  
足因記其左方又跋云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共與  
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尙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  
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  
云肅以上四跋附載南渡初汪應辰字聖錫官禮部尙書家於玉山收藏  
宋初及慶歷元祐名臣疏草文彙簡牘無美不備而於范韓文富歐蔡諸韓  
諸呂爲多其最富者公手蹟也放翁子充晦菴與其後人汪遠字季踏者游  
每過玉山必畱汪氏蓋東道主也三公所有題識大率見於汪氏者居其半  
而評公書亦惟見於汪氏者則坦然不疑他則必道其流傳之所自而後敢  
信可見當時名節之重矣汪氏刻成都西樓帖三十卷多仲虎辨定仲  
虎聖錫同朝相與厚善聖錫嘗爲成都帥故刻於蜀中也并記於此 真德

秀曰東坡先生謫於荒陬絕徼之外是非顛倒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  
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閒出以示人所補多矣

附錄此條摘錄真德秀西山題跋餘已載惠州贈卓契順條下魏了翁曰蘇子言語文章妙天下若蘇子始



終進德之敘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熙寧以後嬰禍觸患靡所同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辭風動四方殆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慤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已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辭知蘇子者末也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蘇子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其字體與中年已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尙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故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魏華父嘗知眉州故得觀楊濟甫家所藏諸手蹟且知其爲比鄰華父避史彌遠之橫授徒白鶴山下共起知眉州及作是跋當在嘉定八年之前距公薨已越一百十餘載楊氏篤於風義而其家如故大可喜也本集皆作楊據輿說可證無誤而合註並誤作陽濟甫蓋別有所本也唐宋以來几名家單詞片語雜著其中都爲一書或名以地或名以人日記曰錄而已自後漸有叢語詩話其有題跋之語亦併入之無專門也至公始創爲之名言理語動盈卷紳傾動四方遂爲專書於是黃庭堅米黻李之儀陳師道呂本中之流皆倣爲之幾益其量以出及入南宋步趨尤盛已爲全集中必不可少之一門矣因採南北宋諸人題跋之與史斷不肯者數條使附見於後匪特鳴公之盛亦見流風餘蘊所及其淵源之有自也

王文誥曰蘇文忠公名節之重述作之大跨唐越漢無兼之者前論昭若日  
星不容贊一辭矣然百世之下學者猶或疑之此漆園之佞隘而輸般之發  
機雖以孔墨之賢聖而訾者自若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公表著不獨詩道若因詩而試求其全有非作之難  
而求之之難公固謂可爲知者道也是逆志之說也易曰明兩作大人以繼  
明照於四方又曰君子以貞多益寡稱物平施博觀是編則以其裒益而平  
施之得於離之象成乎謙之義也猶孟子之所謂得也亦君子之終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